

文淵閣

月

鷓鴣樹

頭

書字

銀

青
秋
新
在
林

山

園

在

林

香
秋
新
在
林

山

園

在

林

大
書
可
降
人
書
吟

角

田

群

大

大
書
可
降
人
書
吟

角

田

群

大

大慧普覺禪師書

參學

慧然 錄

淨智居士黃

文昌 重編

答曾侍郎

天游 問書附

開頃在長沙得闍悟老師書稱公晚歲相
從所得甚是奇偉念之再三今八年矣常
恨未獲親聞緒餘惟切景仰某自幼年發
心參禮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後即為婚
宦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
所聞常自愧歎然而立志發願實不在淺

僧洞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
無門云相強山四陽尊者曰
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
放不著尊者云一物不將來
放不著什麼將云擔取去

淺知見之間以為不悟則已悟則須直到
古人親證處方為大休歇之地此心雖未
嘗一念退屈自覺工夫終未純一可謂志
願大而力量小也向者痛懇圓悟老師老
師示以法語六段其初直示此事後舉雲
門趙州放下著須彌山兩則因緣令下純
正常自舉覺久久必有入處老婆心切如
此其奈鈍滯太甚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閑
居無他事政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
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

勝公比正

壬午
上
二

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
做工夫幾不涉佗塗徑與本地相契也
如此說話敗闕亦不少但方投誠自難
逃良可愍也至扣

承叙及自幼年至仕官參禮諸大宗匠中間
為科舉婚官所役又為惡覺惡習所勝未能
純一做工夫以此為大罪又能痛念無常世
間種種虛幻無一可樂專心欲究此一既大
事因緣甚愜病僧意然既為士人仰祿為生
科舉婚官世間所不能免者亦非公之罪也

煩動自性
熾亂伏性

以小罪而生大怖懼非無始曠大劫來承事
真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之深焉能如此而
公所謂大罪者聖賢亦不能免但知虛幻非
究竟法能回心此箇門中以般若智水滌除
垢染之穢清淨自居從腳下去一刀兩段更
不起相續心是疾不必思前念後也既曰虛
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
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
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
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

一百千城多盡居士回李長者

論秋曰九五位之用同果并

入云

善財童子云我已發善心

提心云仙崇著薩小修善

薩道其叶強勒一彈指

一不者加本位同果并八十

公深思之，但如此崖將去時時，於靜勝中，切
 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著兩則語，但從腳下
 著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必思量
 思量怖畏，即障道矣。但於諸佛前發大誓願，
 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仗諸佛加持，遇善知
 識，一言之下，頓亡生死，悟證無上正等菩提，
 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若如此則久
 矣，無有不悟之理，不見善財童子從文殊發
 心，漸次南行，過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
 識，亦後於彌勒一彈指頃，頓亡前求諸善知

善

善

2

汝當生大憍憍文殊師利所說

當念汝得者賢深妙

又我以文殊故見諸難見者

彼大功德尊願速還親

親也

善財云我亦如善財薩心云何

善財薩行云何善財薩道

識所得法門復依彌勒教思欲奉觀文殊於

是文殊遙伸右手過一有一十由旬按三言財

頂曰善哉善哉善男子若離信根心身憂悔

功行不具退失精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

少功德便以為足不能善巧發起行願不為

善知識之所攝護乃至不能了知如是法性

如是理趣如是法門如是所行如是境界若

同徧知若種種知若盡源底若解了若趣入

若解說若分別若證知若獲得皆悉不能文

殊如是宣示善財善財於言下成就阿僧祇

善財參善財見二日如我身
中有八系四千五百毛孔頭
各有八系四千五百毛孔頭
各有八系四千五百毛孔頭
各有八系四千五百毛孔頭
各有八系四千五百毛孔頭
各有八系四千五百毛孔頭
各有八系四千五百毛孔頭
各有八系四千五百毛孔頭
各有八系四千五百毛孔頭
各有八系四千五百毛孔頭

法門具足無量大智光明入普賢門於一念
中悉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善知識悉
皆親近恭敬承事受行其教得不忘念智莊
嚴藏解脫以至入普賢毛孔剎於一毛孔行
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與
普賢等諸佛等剎等行等及解脫自在悉皆
同等無二無別當慈慶時始能回三毒為三
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回
無明為大智如上遮一絡索只在當入未後
一念真實而已善財於彌勒彈指之間尚能

善

頓亡諸善知識所證三昧况無始虛偽惡業
 習氣耶若以前所作成罪為實則現今目前
 境界皆為實有乃至官職富貴恩愛惡皆是
 實既是實則地獄天堂亦實煩惱無明亦實
 作業者亦實受報者亦實所證底法門亦實
 若作遮蔽見解則盡未來際更無有人趣佛
 乘矣三世諸佛諸代祖師種種方便翻為妄
 語矣承公發書時焚香對諸聖及遙禮卷中
 而後遣公誠心至切如此相去雖不甚遠未
 得面言信意信手不覺初但如許雖若繁

吐

善射未觸火

焯炎得善佳三

昧絛觸火炎

得妙寂靜三

昧

亦出誠至之心不敢以一言一字相欺苟欺
公則是自欺耳又記得善財見最寂靜婆羅
門得誠語解脫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菩薩於
阿耨菩提無已退無現退無當退凡有所求
莫不成滿皆由誠至所及也公既與竹筒蒲
團為侶不異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又發雲
門書對諸聖這禮而後遣只要雲門信許此
誠至之劇也但相聽只如此做工夫將來於
阿耨菩提成滿無疑矣

又

公處身富貴而不為富貴所折困非夙植般
若種智焉能如是但恐中忘此意為利根聰
明所障以有所得心在前頓放故不能於古
人直截徑要處一刀兩段直下休歇此病非
獨賢士大夫久參衲子亦然多不肯退步就
省力處做工夫只以聰明意識計較思量向
外馳求作聞知識向聰明意識思量計較外
示以本分草料多是當面蹉過將謂從上古
德有實法與人如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
之類是也巖頭曰卻物為上逐物為下又曰

大統綱宗要須識句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
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
惺惺亦云恁麼時將恁麼時等破一切是非
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刻非句亦刻如一
團火相似觸著便燒有甚麼向傍處今時士
大夫多以思量計較為窟宅聞恁麼說話便
道莫落空否喻似舟未翻先自跳下水去此
深可憐愍近至江西見呂居仁居仁留心此
段因緣甚久亦深有此病渠豈不是聰明某
嘗問之曰公怕落空能知怕者是麼耶是不

空耶試道看渠倚思欲計較祇對當時便與
一喝至今茫然討巴鼻不著此蓋以求悟證
之心在前頓放自作障難非干別事公試如
此做工夫日以月深自然築著磕著若欲將
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腳下參到彌勒下生
亦不能得悟亦不能得休歇轉加迷悶耳平
田和尚曰神光不昧萬古徹入此門來莫
存知解又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
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此
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說話徃徃參禪人

如牛磨不思已和之法尚故磨樣也

只恁麼念過殊不子細看是甚道理若是箇
有筋骨底聊聞舉箸直下將金剛玉寶劍一
截截斷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聖
路頭亦斷計較思量亦斷得失是非亦斷當
人腳跟下淨保保赤灑灑沒可把豈不快哉
豈不暢哉不見昔日灌谿和尚初參臨濟濟
見來便下繩牀薦箇擒住灌谿便云領領濟
知其已徹即便推出更無言句與之商量當
恁麼時灌谿如何思量計較祇對得古來幸有
如此榜樣如今人總不將為事只為鹿心灌

如牛磨不思已和之法尚故磨樣也

豁當初若有一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心在
前時莫道被擒住便悟便是縛卻手脚遶四
天下拖一遭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休歇尋
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
識情怕怖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
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
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卻本地風光本來
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
失腳蹋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
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卻

大海從魚躍
長空任鳥飛
兩催行客路
如送片帆欽

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
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
壽只遮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佗否雖不
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
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
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
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
始與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有少分相應
若信不及放不下卻請擔取一座須彌山到
處行腳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一笑

只將有念的無念

莫把無生作為生

龐盛此千頓云

又

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只了
 得遮爾句一生參學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
 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猶得地休去歇
 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
 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
 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殊
 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一向虛生浪死
 更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情
 念不生到恁麼時不是真然無知直是惺惺

歷歷遮般底，更是毒害。瞎卻人眼，不是小事。
雲門尋常見此輩，不把做人看待。彼既自眼
不明，只管將冊子上語，依樣教人。遮箇作麼
生教得？若信著遮般底，永劫參不得。雲門尋
常，不是不教人。坐禪向靜處做工夫，此是應
病與藥。實無恁麼指示人處，不見黃蘗和尚
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以來，不曾教人求知
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詞。然道亦不可
學，情存學道，卻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
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

多句浮言不
如一句妙理千
般魚目不如一
寸明珠

知解只是說汝而今情量處為道情量若盡
心無方所此道天真本無名字只為世人不
識迷在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你
不守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也前來所
說瞎眼漢錯指示人皆是認魚目作明珠守
名而生解者教人管帶此是守目前鑑覺而
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空寂
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
當恁麼時不是真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
縛語而生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教惡覺現

前遮箇，又是認著觸體情識，而生解者教人
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
本無實體，若執為實，則生死心生矣。遮箇又
是守自然體為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
非干學道人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公
既清淨自居，存一片真實堅固內道之心，莫
管工夫純一不純一，但莫於古人言句上，只
管如疊塔子相似，一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
無有了期，但只存心於一處，無有不得底時，
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破著，噴地省去，再不

南泉普遠禪師姓王

依此而大徹宗以自稱

也王老也

途中不忘青山了

終日行，不知行

是時心外何物其時已

心外何物其時已

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彌山一物不將來
時如何云放下著遮裏疑不破只在遮裏參
更不必自生枝葉也若信得雲門及但任麼
參別無佛法指似人若信不及一任江北江
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不

又

細讀來書乃知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為公
冗所奪於急流中常有猛省殊不放逸道心
愈久愈堅固深愜鄙懷然世間塵勞如火熾
然何時是了正在關中不得忘卻竹倚蒲團

摩拏多尊者偈云

心隨萬境轉，心念能

出隨流，認得性，無喜亦

無憂，又淨名云：息心

月，婦女對思男，人在家

能修出家之行也。

大江有水，十江月。

萬里無雲，萬里天。

老胡



也

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中用。若鬧中
 不得力，卻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尋有
 前緣，駁雜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
 此念，則障道矣。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
 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早濕
 淤泥，乃生此花。老胡云：真如不守自性，隨緣
 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
 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為是鬧處，
 為非，則是壞世間相。兩求實相，離生滅而來
 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裏撞鐘。

計能中尊者五云
 性名不失也

集
此
外
不
可
不
知
也

靜時消息其力能勝竹倚蒲團上千萬億倍

但相聽使不相誤承以老龐兩句為行住

坐卧之銘銘歲善不可加若正鬧時生厭惡則

乃是自擾其心耳若動念時只以老龐兩句

提撕便是熱時一服清涼散也公具決定信

是大智慧人又做靜中工夫敢說遮無話

於他人分上則不可若向業識茫茫增上慢

人前如此說乃是添化惡業擔子禪門種種

病痛已具前書不識曾子細理會否

又

別世此下學古叶坐此以

承諭外息諸緣內心無端可以入道是方便
門借方便門以入道則可守方便而不捨則
為病誠如來語山野讀之不勝歡喜踊躍之
至今請方泰捕輩只為守方便而不捨以實
法指示人^又故瞎人眼不少所以山野作辨
邪正說以救之近世魔強法弱以湛入合湛
為究竟者不可勝數守方便不捨為宗師者
如麻似粟山野近嘗與衲子輩舉此兩段正
如來書所說不差一字非左右留心般若中
念念不間斷則不能洞曉從上諸聖諸異方

司以來去而求之意在
前極極子如何

廢居士河馬得與萬法

為呂者是什人祖云結

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向汝道

僧問雲川如何是諸佛出

身如東山如上行之流

人可道州狗豕有佛性

無佛性依動念與靜

佛性物豈受佛性何

此謂竹瓦沙則觸不謂竹

筍則觸背背觸

便也公已捉著柶柄矣既得柶柄在手何慮
不捨方便門而入道耶但只如此做工夫看
經教并古人語錄種種差別言句亦只如此
做工夫如須彌山放下著狗子無佛性話竹
篋子話一口吸盡西江水話庭前柏樹子話
亦只如此做工夫更不得別生異解別求道
理別作伎倆也公能向急流中時時自如此
提掇道業若不成就則佛法無靈驗矣記取
記取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
得作夢會須知是真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

保強持戒念專精進
禪淨智慧

本力外 至日星月引也

靈翹轉倒之 林中挾輝

黃鵲追後飛 不覺露濕衣

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觀時同別須菩提
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
往彼問咄漏逗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
隨後與一割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水
銷瓦解咄雪竇亦漏逗不少或有人問只如
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同別
雲門即向他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為入室者
誰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
誰是真入室者咄亦漏逗不少

又

此言解州也

來書細讀數過足見辦鐵石心立決定志不
肯草草但只如此崖到臘月三十日亦能與
闍家老子又斯抵又更休說豁開頂門眼握金剛
王寶劍坐毗盧頂上也其嘗謂方外道友曰
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卻謂
無事省緣靜坐體初究為空過時光不如看幾
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
作底罪過要免闍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
人所為而今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精
月華吞霞服氣尚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所

●卻謂者十六
象是廿五
斗斗

通況回此心此念全在般若中耶先聖明明
有言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
燄之上眾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
若之上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
間塵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
臨命終時定不為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
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
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眾生界中事不著
學無始時來習得熟路頭亦熟自然取之左
右逢其原須著撥置出世間學般若心無始

憂安翁多尊者者室中
父子得道之筆也

時來背違乍聞知識說著自然理會不得須
著立決定志與之作頭抵決不兩立此處若
入得深彼處不著排遣諸魔外道自然窳伏
矣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政為此也日用
做工夫處提著欄柄漸覺省力時便是得力
處也

答李參政

漢老 問書附

兩近知壽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
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
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

頓釋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
致此頓釋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
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
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別叮嚀之語不
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
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率
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示諭
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
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
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踊躍此乃學子佛

到則頓悟乘悟併
銷事非頓除因
第益也

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
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尔者疑
惑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
為雲門口草木瓦石皆放光明助說道理亦
不奈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
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
亡所得夫復何言。黃面老子曰不取衆生所
言說一切有為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
復不著無言說。來書所說既亡拘滯之情亦
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黃面老子所言契合。即

是說者名為佛說離是說者即波旬說山野
平昔有大誓願寧以此身代一切眾生受地獄
苦終不以此口將佛法以為人情瞎一切人
眼公既到恁麼田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
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所未明應機礙不礙
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方可復出
甚慙病僧意若更執荒馳求不歇則不相當
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說破恐傷
言語今歡喜既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
須生慚愧始得徃徃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

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
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
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為魔所攝特臨命
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
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行任坐卧
切不可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
可以為實然亦不可以為虛久久純熟自然
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昔
水潦和尚於採藤處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馬祖

攔臂一躡躡倒水潦不覺起來拍手呵呵大
 笑祖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笑水潦曰百千
 法門無量妙義今日於一毛頭上盡底識得
 根源去馬祖便不管他雪峯知鼓山緣熟一
 日忽然暮曾擒住曰是甚麼鼓山釋然了悟
 了心便亡唯微笑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
 作道理耶鼓山復搖手曰和尚何道理之有
 雪峯便休去蒙山道明禪師趁盧行者至大
 庾嶺奪衣鉢盧公擲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
 力爭耶任公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求法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其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又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非為衣鉢也。願行者開示盧公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明當時大悟，通身汗流，泣淚作禮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盧公曰：我今為汝說者，即非密意。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我若說得，即不密也。以三尊宿三段因緣，較公於一笑中，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還更別有奇特道理麼？若更別有，則卻似不曾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己之餘，應機接物，如明

三尊者
水齋和尚
鼓山和尚
道明禪師

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
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笑公欲大法明
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
矣臨行面稟之謁請書於座在此外別無說
縱有說於公分上盡成閑語矣葛藤太多姑
置是事

又

那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那自有驗者三一
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
厚不加排遣自余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

逢大則大說法
逢小則小說法

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
 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擴而克之豈別
 求勝解耶淨除現流業識則不無敢不銘佩
 信後益增瞻仰稜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
 在否四威儀中不為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
 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
 相續否但盡凡情才了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
 正眼消息頓止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
 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剎時
 其正性除其助回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

麤且難淘

子脚下川

味供養十

方便中真方便無修證中真修證無取捨中真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唯一真實在又如旃檀繁柯脫落盡唯真旃檀在斯違現業除助因剝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答江給事

少明

人生一世百年光陰能有幾許公白屋起家歷盡清要此是世間第一等受福底人能知慙愧回心向道學出世間脫生死法又是世

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須是急著手脚冷卻
面皮不得受人差排自家理會本命元辰教
去處分明便是世間出世間一箇了事底大
丈夫也承連日去與參政道話甚善甚善此
公歇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
異路覩見古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
羅籠山僧見渠如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說一
字恐鈍置佗直俟渠將來要自與山僧說話
方始共渠眉毛厮結理會在不只恁麼便休
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厮結理

震且難測無別路要假兒
子脚下金錫解一顆
味供養十方羅漢僧

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古人云親
近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但
類與參政說話至禱至禱不可將古人語示
言教胡亂穿鑿如馬大師遇讓和尚說法云
譬牛駕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
師聞之言下知歸遮幾句兒言語諸方多少
說法如雷如霆如雲如雨底理會不得錯下
名言隨語生解見與舟峯書尾杜撰解注山
僧讀之不覺絕倒可與說如來禪祖師禪底
一狀領過一道行遣也來頌子細看過卻勝

此語

言

不

出山相者

世尊靈山出來過上作

院名是外刊參政見之

立且頌是引云

兜之居淨裸

掃步乾坤雜伴我若也

山半逢子期山豈收黃葉

下山下吐云到如逢人暮

面欺

得前日兩頰自此可已之頰來頰去有甚了

期如參政相似渠豈是不會做頰何故都無

一字乃識法者懼耳間或露一毛頭自然發

著山僧癖處如出山相頰云到處逢人寫面

欺之語可與叢林作點眼藥公異日自見矣

不必山僧注破也某近見公頓然改變為此

事甚力故作此畫不覺纒纒

答富樞密

季申

示諭蚤歲知信向此道晚年為知解所障未

有求悟入處欲知日久體道方便既荷至誠

不敢自外據是欵結案葛藤少許只遮求悟入
底便是障道知解了也更別有甚麼知解為
公作障畢竟喚甚麼作知解知解從何而至
被障者復是阿誰是只此一句顛倒有三自言
為知解所障是一自言未悟甘作迷人是一個
更在迷中將心待悟是一只遮三顛倒便是
生死根本直須一念不生顛倒心絕方知無
迷可破無悟可待無知解可障如人飲水冷
煩自知久久自然不作遮般見解也但就能
知知解底心上看還障得也無能知知解底

龍得水深添義氣
虎逢山色長威靈

心上還有如許多般也無從上大智慧之士
莫不皆以知解為儔侶以知解為方便於知
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為惱只為佗識得知
解起處既識得起處即此知解便是解脫之
場便是出生死處既是解脫之場出生死處
則知底解底當體寂滅知底解底既寂滅能
知知解者不可不寂滅菩提涅槃真如佛性
不可不寂滅更有何物可障更向何處求悟
入釋迦老子曰諸業從心生故說心如幻若

大士觀生死回涅槃故不捨那
見回正見故不動

離此分別則滅諸有趣僧問大珠和尚如何
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是大涅槃僧云
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又
古德云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
起諸見即落外道又淨名云眾魔者樂生死
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
諸見而不動此乃是以知解為儔侶以知解
為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
佛事底樣子也只為佗了達三祇劫空生死
涅槃俱寂靜故既未到遮箇田地切不可被

才个

邪師輩胡說亂道引入鬼窟裏閉眉合眼作
妄想迺來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真是一
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深可憐愍願公硬著
脊梁骨莫作遮般去就作遮般去就底雖暫
拘得箇臭皮袋子儘便以為究竟而心識紛
飛猶如野馬縱然心識暫停如石壓草不覺
又生欲直取無上菩提到究竟安樂處不亦
難乎其亦嘗為此流所誤後來若不遇真善
知識幾致空過一生每每思量直是耐耐以
故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有知非者若要

徑截理會須得遮一念子曝地一破方了得
生死方名悟入然切不可存心待破若存心
在破處則永劫無有破時但將妄想顛倒底
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
底心攸靜厭鬧底心一時按下只就按下處
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
云無此一字子乃是摧許多惡知惡覺底器
仗也也不得作有無會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
意根下思量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探根
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颺在無事甲裏

才劫

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但
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時時提撕時時舉覺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云無不離日用試如此
做工夫看月之日便自見得也一郡千里之
事都不相妨古人云我遮裏是活底祖師意
有甚麼物能拘執他若離日用別有趣向則
是離波求水離器求金求之愈遠矣

又

竊知日來以此大事因緣為念勇猛精進純
一無雜不勝喜躍能二六時中熾然作為之

際必得相應也。未嘗寐二邊得一如也未如
未切不可一向沉空趣寂。古人喚作黑山下
鬼家活計。盡未來際無有透脫之期。昨接來
誨私慮左右必已耽著靜勝三昧。及詢直閣
公乃知果如所料。大凡涉世有餘之士。又膠
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靜默處做工夫。
乍得會中無事。便認著以為究竟安樂。殊不
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絕消息。奈何根株猶在。
寧有證徹寂滅之期。要得真正寂滅。現前必
須於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

絲毫便攬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
 縱棄殺活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先聖喚
 作無盡藏陀羅尼門無盡藏神通遊戲門無
 盡藏如意解脫門豈非真大丈夫之能事也
 然亦非使然皆吾心之常分耳願左右快著
 精彩決期於此廓徹大悟曾中皎然如百千
 日月十方世界一念明了無一絲毫頭異想
 始得與究竟相應果能如是豈獨於生死路
 上得力異日再秉鈞軸致君於堯舜之上
 如指諸掌耳

又

示諭初機得少靜坐工夫亦自佳又云不敢
妄作靜見黃面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
耳高聲大叫求人亦聞真是自作障難耳若
生死心未破日用二六時中冥冥蒙蒙地如
魂不散底死人一般更討甚閑工夫理會靜
理會閑耶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
成佛豈是做靜中工夫來渠豈不是初機左
右見此定以為不然須差排渠作古佛示現
今人無此力量若如是見乃不信自殊勝甘

為下劣人也。我此門中，不論初機晚學，亦不問久參先達，若要真箇靜，須是生死心破，不著做二大生死心破，則自靜也。先聖所說寂靜，方便正為此也。自是末世邪師輩，不會先聖方便語耳。左右若信得山僧及試向鬧處看，狗子無佛性話未說，悟不悟，正當方寸擾擾時，謾提撕舉覺看，還覺靜也。無還覺得力也。無若覺得力，便不須放捨要靜坐時，但燒一炷香靜坐坐時，不得令昏沉，亦不得掉舉昏沉掉舉，先聖所訶靜坐時，纔覺此兩種病現。

崎嶇：平地
平地：如其崎嶇
暮地跋驢於蹊
林也追冷天馬駒

前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兩種病不著用力，排遣當下怙怙地矣。日久月深，纔覺省力，便是得力處也。亦不著做靜中工夫，只遮便是工夫也。李參政頃在泉南，初相見時，見山僧力排，默照邪禪，瞎人眼。渠初不平，疑怒相半。主天大疑念心驀聞山僧頌庭前柏樹子話，忽然打破漆桶，於一笑中，了百當。方信山僧開口見膽，無款毫相欺，亦不是爭人。我便對山僧懺悔。此公現在彼，請試問之，還是也無道謙上座。已往福唐，不識已到彼否。此子參禪喫辛苦，更

多亦嘗十餘年入枯禪近年始得箇安樂處
相見時試問渠如何做工夫曾為浪子偏隣
客想必至誠吐露也

答李參政別紙一漢老

富樞項在三衢時嘗有書來問道因而打葛

藤一上落草不少尚尔滯在默照處定是遭

邪師引入鬼窟裏無疑今又得書復執靜坐

為佳其滯泥如此如何參得徑山禪今次答

渠書又復縷縷葛藤不惜口業痛與剗除又

不知肯回頭轉腦於日用中看話頭否先聖

而後
變語
利川
同子

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那師熏一邪
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麪永不可出
此公是也如與之相見試取答渠底葛藤一
觀因而作箇方便救取此人箇攝法中以同
事攝為最強左右當大啓此法門令其信入
不唯宵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
舊窠也オヒヒ月女

答陳少卿 季任

承諭欲留意此際大事因緣為根性極鈍若
果如此當為左右賀也今時士大夫多於此

沈州南泉普願禪師
天台章敬寺懷軍禪師

事不能百了千當直下透脫者只為根性太
利知見太多規宗師纔開口動舌早一時會
了也以故反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
驀地於一機一境上一言一句下撞發便是
達磨大師出頭來用盡百種神通也奈何佗
不得只為佗無道理可障利根者返被利根
所障不能得啐地便折曝地便破假饒於聰
明知解上學得於自己本分事上轉不得方
所以南泉和尚云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
人不可得章敬和尚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

強習佗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眾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花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左右自言根鈍試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若不回光返照只守鈍根更生煩惱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空花上更添空花也但相聽能

夕
妙

知根性鈍者決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遮箇鈍
 底然亦不得捨卻遮箇鈍底參取捨利鈍在
 人不在心此心與三世諸佛一體無二若有
 二則法不平等候受教傳心俱為虛妄求真
 覓實轉見參差但知得一體無二之心決定
 不在利鈍取捨之間則便當見月亡指直下
 一刃兩段若更遲疑思前算後則乃是空拳
 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恠於陰界中妄
 自囚執無有了時近年以來有一種邪師說
 默照禪教人十二時中是事莫管休去歇去

不得做聲恐落今時往往士大夫為聰明利
根所使者多是厭惡鬧處被被邪師輩指令
靜坐卻見省力便以為是更不求妙悟只以
默然為極則其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稍
有知非者願公只向疑情不破處參行住坐
卧不得放捨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州云無遮一字子便是箇破生死疑心底刀
子也遮刀子擲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入下
手不得須是自家下手始得若捨得性命方
肯自下手若捨性命不得且只管在疑不破

處崖將去，驀然自肯捨命，一下便了。那時方
 信靜時便是鬧時底，鬧時便是靜時底。語時
 便是默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不著問人，亦
 自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至禱至禱，昔朱
 世英嘗以書問雲菴真淨和尚云：佛法至妙，
 日用如何用心？如何體究？慈悲指示真淨
 曰：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
 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
 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
 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

莫問是之與非擬心思量早不是也不擬心
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心
清淨超於彼所以迷自_{本心}心故作眾生悟自心
故成佛而眾生即佛佛即眾生由迷悟故有
彼此也如今學道人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
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
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舍縱修行落
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所謂修行恐落斷
常坑其斷見者斷滅卻自心本妙明性一向
心外著空滯禪寂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

著世間諸有為法，以為究竟也。邪師輩教士，
大夫攝心靜坐，事事莫管，你去歇去，豈不是
將心休心，將心歇心，將心用心。若如此修行，
如何不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如何顯
得自心，明妙受用，究竟安樂，如實清淨，解脫
變化之妙，須是當人自見得，自悟得，自然不
被古人言句轉，而能轉得古人言句，如清淨
摩尼寶珠，置泥潦之中，經百千歲，亦不能染
污。以本體自清淨，故此心亦然。正迷時為塵
勞所惑，而此心體本不曾惑。所謂如蓮花不

著水也。忽若悟得此心，本來成佛，究竟自在。
如寶安樂，種種妙用，亦不從外來，為本自具。
足故。黃面老子曰：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若確定本
體實有恁麼事，又卻不是也。事不獲已，因迷
悟取捨，故說道理有若干，為未至於妙者，方
便語耳。其實本體亦無若干。請公只恁麼用
心，日用二六時中，不得執生死佛道。是有不
得撥生死佛道歸無，但只看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趙州云：無。切不可向意根下卜度不可。

向言語上作活計又不得向開口處承當又
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無但只如此參亦不得將心待悟待休
歇若將心待悟待休歇則轉沒交涉矣

又

示諭自得山野向來書之後每遇閑中躡避
不得處常自點檢而未有著力工夫且此遮躡
避不得處便是工夫了也若更著力點檢則
又卻遠矣昔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
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

躡避者君王
上任且出山家
小斗

諱懷洞五岳時初知年
心之教晚參興化將禪師
得教外別傳之旨緇素
尊子之故稱老華也

滿目青山無寸樹極目綠
水絕波浪

所為處舉心動念又卻不是也正當禪避不
得處切忌起心動念作點檢想祖師云分別
不生虛明自照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唯
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宋紫誼
為號立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
又先聖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
皆是夢切記取禪避不得時不得更擬心不
擬心時一切現成亦不用理會利亦不用理
會鈍總不干他利鈍之事亦不干他靜亂之
事正當禪避不得時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拈

知子叶

掌大笑矣。記取。記取。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耳。應接時。但應接。要得靜坐。但靜坐。坐時。不得執著。坐底。為究竟。今時。邪師輩。多以默照。靜坐為究竟法。疑誤。後昆山野。不怕結怨。力誡之。以報佛恩。救末法之弊也。

答趙待制

道夫

示諭一一備悉。佛言有心者。皆得作佛。此心非世間塵勞妄想心。謂發無上大菩提心。若有是心。無不成佛者。士大夫學道。多自作障。

蛇無常殺鬼也

揚云現陰已謝後

陰未生之中多陰也

難為無決定信故也。佛又言信為道元功德
 毋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
 涅槃無上道。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
 到如來地。示論鈍根未能悟徹。且種佛種子
 於心田。此語雖淺近。然亦深遠。但辨肯心必
 不相賺。今時學道之士。往往緩處。卻急急處。
 卻放緩。龐公云一朝蛇入布襪。試問宗師。
 甚時節。昨日事。今日尚有記不得者。沉隔陰
 事。豈容無忘失耶。欲今生打教徹。不疑佛
 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須有決定信。具決定

隔陰者今生
 了未知如何後時
 了知也

志念念如救頭然如此做將去打未徹時方
 始可說根鈍耳若當下便自謂我根鈍不能
 今生打得徹且種佛種結緣乃是不行欲到
 無有是處其每為信此道者說漸覺得日用
 二六時中省方不舉時處便是學佛得力處也自家
 得力處他人知不得亦拈出與人看不得盧
 行者謂道明上座曰汝若返照自己本來面
 目密意盡在汝邊是也密意者便是日用得
 力處也自舉時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世間塵勞事
 拈一放一無窮無盡四威儀內未嘗相捨為

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深故也般若智慧無
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淺故也乍聞知識說著
覺得一似難會若是無始時來塵勞緣淺般
若緣深者有甚難會處但深處放教淺淺處
放教深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繞覺思量
塵勞事時不用著力排遣只就思量處輕輕
撥轉話頭省無限力亦得無限力請公只如
此崖將去莫存心等悟忽地自悟去參政公
想日日相會除圍碁外還曾與說著遮般事
否若只圍碁不曾說著遮般事只就黑白未

分處撇了盤撒了子卻問佗索取那一著若
索不得是真箇鈍根漢始置是事

答許司理

壽源

黃面老子曰信為道元功德毋長養一切諸
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
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十地菩薩斷障證法
門初從十信而入然後登法雲地而成正覺
初歡喜地因信而生歡喜故也若決定豎起
脊梁骨要做世出世間沒量漢須是箇生鐵
鑄就底方了得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決

定了不得此事無人情不可傳授須是自家
省發始有趣向分若取佗人口頭辦永劫無
有歇時千萬十二時中莫令空過逐日起來
應用處圓陀陀地與釋迦達磨無少異自是
當人見不徹透不過全身跳在聲色裏卻向
裏許求出頭轉沒交涉矣此事亦不在久參
知識徧歷叢林而後了得而今有多少在叢
林頭白齒黃了不得底只有多少乍入叢林
一撥便轉了百當底發心有先後悟時無
先後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一句下承

當便千了百當嘗有偈呈慈照云學道須是
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
非莫管但從腳下崖將去死便休不要念後
思前亦不要生煩惱煩惱則障道也祝祝

又

左右具正信立正志此乃成佛作祖基本也
山野因以湛然名公道號如水之湛然不動
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劫世間出世間法不離
湛然無纖毫透漏只以此印於一切處印定
無是無不是一一解脫一一明妙一一實頭

用時亦湛然不用時亦湛然祖師云但有心
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若心識寂
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
二六時中見色聞聲嗅香了味覺觸知法行
住坐卧語默動靜無不湛然亦自不作顛倒
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得清淨動時顯湛
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
然則一也如祈禱檀片片皆禱檀今時有一
種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
靜坐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為真可憐愍請公

只恁麼做工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真不
得已耳若實有恁麼做工夫底事即是汚染
公矣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擬收
攝向甚處安著既無安著處則無時無節無
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無亂無生
無死亦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
然之用亦無恁麼說湛然者亦無恁麼受湛
然說者若如是見得徹去徑山亦不虛作此
號左右亦不虛受此號如何如何

答劉寶學

去語

即日烝溽不審燕處悠然放曠自如無諸魔
撓否日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話一如
否於動靜二邊能分別否夢與覺合否理
與事會否心與境皆如否老龐云心如境亦
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
賢了事凡夫若真箇作得箇了事凡夫釋迦
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
麼熱益鳴臺公既於此箇門中自信不疑不
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
此事以分相應耳徃徃士大夫多於不知意中

得箇警地處卻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
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
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未但知作佛
莫愁佛不解語遮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
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克之然後推己之餘
以及物左右所得既不滯在一隅想於日用
中不著起心管帶拈心忘懷也近年已來禪
道佛法衰弊之甚有般杜撰長老根本自無
所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無實頭伎倆收攝
學者教一切人如渠相似黑漆漆地緊閉卻

眼喚作默而常照。竟被此輩教壞。了苦哉。
苦哉。遮箇話。若不是左右。悟得狗子無佛性。
徑山亦無說處。千萬將下面皮痛與手段。取
遮箇人。至懇至禱。然有一事。亦不可不知。
此公清淨自居。世味澹薄。積有年矣。執此
為奇特。若欲救之。當與之同事。令其歡喜。心
不生疑。庶幾信得及。肯轉頭來。淨名所謂先
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是也。黃面老子云。觀
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次第
建立。無邊行門。令諸眾生。斷一切疑。此乃為

宋孟顛子侯精勤謝

吳運譏曰生天吳運

前代仙吳運後云

孟顛以此嫌訴告殺之

吳運

紫岩卷書

一篇大義誰好云不當處其之也

此句在內篇之可與...

三十一

物作則萬世措摸也況此公根性與左右迥

不同生天定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者也

此公決定不可以智慧攝當隨所好攝以日

月磨之恐自知非忽然肯捨亦不可定若肯

轉頭來却是箇有力量底漢左右亦須退步

讓渠出一頭始得此時禪歸錄得渠答紫巖

老子一書山僧隨喜讀一篇讚歎歡喜累日

直是好一段文章又似一篇大義末後與之

下箇謹對不識左右以謂如何肯達磨謂二

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

不覺之道也了了常知不覺之

以入道二祖種種說心說性俱不契一日忽
然省得達磨所示要門遽白達磨曰弟子此
回始息諸緣也達磨知其已悟更不窮詰只
曰莫成斷滅去否曰無達磨曰子作麼生曰
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磨曰此乃從上
諸佛諸祖所傳心體汝今既得更勿疑也竟
冲云夜夢晝思十年之間未能全克或端坐
靜默一空其心使慮無所緣事無所託頗覺
輕安讀至此不覺失笑何故既慮無所緣豈
非達磨所謂內心無喘乎事無所託豈非達

磨所謂外息諸緣乎二祖初不識達磨所示
方便將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可以說心說
性說道說理引文字證據欲求印可所以達
磨一一列下無處用心方始退步思量心如
牆壁之語非達磨實法忽然於牆壁上顯息
諸緣即時見月亡指便道了了常知故言之
不可及此語亦是臨時被達磨撥出底消息
亦非二祖實法也杜撰長老輩既自無所證
便逐旋捏合雖教他人歌樂自心火熾熾畫
夜不停如欠二稅百姓相似彥亦卻無許多

勞攘其是中得毒深只管外邊亂走說動說
靜說語說默說得說夫便引周易內典硬差
排和會真是為佗開事長無明殊不思量一
段生死公案未曾結他臘月三十日作麼生
折合去不可眼光欲落未落時且向闍家老
子道待我澄神定慮由時卻去相見得麼當
此之時縱橫無礙之說亦使不著心如木石
亦使不著須是當人生死心破始得若得生
死心破更說甚麼澄神定慮更說甚麼縱橫
放蕩更說甚麼內典外典一了一切了一悟

涅槃經云寂然不動咸亨而通天下之技者然之跡也

一切悟一證一切證如斬一結絲一斬一結
斷證無邊法門亦然更無次第左右既悟狗
子無佛性話還得如此也未若未得如此直
須到恁麼田地始得若已到恁麼田地當以
此法門興起大悲心於逆順境中和泥合水
不惜身命不怕口業捉按一切以報佛恩方
是大丈夫所為若不如是無有是處彥沖引
孔子稱易之為道也屢遷和會佛書中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為一貫又引寂然不動與土
木無殊此尤可笑也向渠道欲得不招無間

子

作惡致福謂常悔也

善謂改悔也

悔凶為吉道

元始身通利和貞也

言此卦之德以結陽之性

自然能以陽氣始生萬

物身身通能使物性

和諧各得樂利又能使

物性堅固貞也

謂之玄德達道之人專注志

於至靜至弱一元之氣

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故經云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謂此廣大寂滅妙

心不可以色見辭求應無所住謂此心無實

體也而生其心謂此心非離真而立處立處

即真也孔子稱易之為道也屢遷非謂此也

屢者若也遷者革也吉凶悔悟生乎動屢遷

之旨返常合道也如何與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合得成一塊彥沖非但不識佛意亦不識

孔子意左右於孔子之教出沒如游園觀又

於吾教深入闡域山野如此杜撰還是也無

合於自然又通專精
氣使不致形體應物
而柔順也

不生不滅謂之常寂靜
知竟樂自在言乃我
妙斷頓悟

最初無極裡
柄標大經刑
天地後好立
萬物自其生

六書

四十一

故圭峯云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常
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而致柔
修一心而成道此老如此和會始於儒釋二
教無偏枯無遺恨彥冲以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與易之屢遷大有同貴未敢相許若依彥
冲差排則孔夫子與釋迦老子殺著買草鞋
始得何故一人屢遷一人無所住想讀至此
必絕倒也

答劉通判

彥冲

令兄寶學公初未嘗知管帶忘懷之事信乎

元亨利貞
常樂我淨

乾之德也

依之德也

始於一氣

本乎一心

專一氣而致柔

修一心而成道

忘懷沉鬼屈

管帶隨魔宮

不涉兩頭路

觀心是好程

如發機子眼辦

前破的百子親

摸著鼻孔雖未盡識得諸方邪正而基本堅
 實邪毒不能侵忘懷管帶在其中矣若一向
 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陰魔得其便未免把
 虛空隔截作兩處處靜時受無量樂處鬧時
 受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帶將
 心忘懷十二時中放教蕩蕩地忽尔舊習警
 起亦不著用心按捺只就警起處看箇話頭
 約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正恁麼時如紅蓮上
 一點雪相似眼辦手親者一連連得方知癩
 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等

捺止也

直透

道成

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
 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昔婆修盤
 頭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眾所
 歸二十祖闇夜多將欲度之問其徒曰此徧
 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其徒曰我師
 精進如此何故不可闇夜多曰汝師與道遠
 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其徒不勝
 其憤皆作色厲聲謂闇夜多曰尊者蓋何德行
 而譏我師闇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
 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

恰音甲

先以定動無以之後根
後以知拔邪見之細末

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是亦不貪欲心無所
希名之曰道婆修聞已發無漏智所謂先以
定動後以智拔也杜撰長老輩教左右靜坐
等作佛豈非虛妄之本乎又言靜處無失鬧
處有失豈非壞世間相而求實相乎若如此
修行如何契得禪融所謂今說無心處不與
有心殊請公於此諦當思量有婆修初亦將
謂長坐不卧可以成佛纔被聞夜多點破便
於言下知歸發無漏智真是良馬見鞭影而
行也眾生狂亂是病佛以寂靜波羅蜜藥治

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時是了
生死到來靜鬧兩邊都用一點不得莫道鬧
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不如少與多得與失
靜與鬧縛作一束送放佗方世界卻好就目
用非多非少非靜非鬧非得非失處略提撕看是
箇甚麼無常迅速百歲光陰一彈指頃便過
也更有甚麼閑工夫理會得理會失理會靜
理會鬧理會多理會少理會忘懷理會管帶
石頭和尚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透一
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忘懷也著管帶也

著狂亂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差排
想杜撰長老輩別有差排處也且置是事

又

左右做靜勝工夫積有年矣不識於開眼應物
處得心地安閑否若未得安閑是靜勝工夫
未得力也若許久猶未得力當求箇徑截得
力處方始不孤負平昔許多工夫也平昔做
靜勝工夫只為要支遣箇關底正開時卻被
開底聒擾自家方寸卻似平昔不曾做靜勝
工夫一般耳遮箇道理只為太迫遠不出自

家眼睛裏開眼便刺著合眼處亦不欠少開
 口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從欲起心動念
 承當本二十四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了也直是無你
 用心處透箇最是省力而今學此道者多是
 要用力求求之轉失向之愈替那堪墮在得
 失解路上謂開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左右
 在靜勝處住了二十餘年試將些子得力底
 來看則箇七下若將椿椿地底做靜中得力處何
 故卻向鬧處失卻而今要得省力靜鬧一如
 但只透取趙州無字忽然透得方知靜鬧兩

無知覺
 構音唐

愛誇畫上碧雲

始知身世是

敗來錯認邯鄲道

山鳥一辭雲雨餘

終日看經文

如逢旧識人

莫言頻有碍

舉一回新

上人者

外有勝行內有福德

在人上曰上人也

不相效亦不著用力支撐亦不作無支撐解

答秦國太夫人

謙禪歸領所賜教并親書數頌初亦甚疑之
及詢謙子細方知不自欺曠劫未明之事豁
尔現前不從人得始知法喜禪悅之樂非世
間之樂可比山野為國太歡喜累日寢食俱
忘兒子作宰相身作國夫人未足為貴糞埽
堆頭收得無價之寶百劫千生受用不盡方
始為真實耳然切不得執著此貴若執著則

墮在尊貴中不復興悲起智憐愍有情耳記
取記取

答張丞相

德遠

上人者

外有勝行內有福德有

人上曰上人也

伏了者

奉持伏法也

恭惟燕居阿練若與彼上人同會一處娛戲
毗盧藏海隨宜作佛事少病少惱鈞候動止
萬福從上諸聖莫不皆然所謂於念念中入
一切法滅盡三昧不退菩薩道不捨菩薩事
不捨大慈悲心修習波羅蜜未嘗休息觀察
一切佛國土無有厭倦不捨度眾生願不斷
轉法輪事不廢教化眾生業乃至所有勝願

皆得圓滿了知一切國土差別入佛種性到
於彼岸此大丈夫四威儀中受用家事耳大
居士於此力行無倦而妙喜於此亦作普州
人又不識還許外人插手否聞到長沙即杜
口毗耶深入不二此亦非分外法如是故願
居士如是受用則諸魔外道定來作護法善
神也其餘種種差別異旨皆自心現量境界
亦非佗物也不識居士以為如何

答張提刑

賜叔

老居士所作所為真與道合但未能得因地

地賊人無解無益也

一下耳若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因地
一下臘月三十日闍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
况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日擊觀其行
事小大折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處
到遮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
法塵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
光返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所
為時有何形段所作既辦隨我心意無不周
旋無有少剩禮正當恁麼時承誰恩力如此做
工夫日夕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衆生

顛倒迷已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逐
日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時心識已
紛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
下牀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
及待發時已落在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
自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
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剎那展轉懷躁動
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
始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於此識得破
便喚作無人無我智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

在當人半惺半覺未下寐時方寸中並不從
外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
不得與之用力爭爭著則費力矣祖清宗不云乎
止動歸止止之便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
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
作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
是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
是當人致君於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
疲氓於凋瘵之際之處便是當人覆蔭侯子孫
之處到遮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

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此等事
尚屬外矣今况更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
作好事尚不肯今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
說及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
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
雖未徹證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
來面目不與時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
覺省力處自與本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箇
中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
將為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

半所所有巖上多白雲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桃李景

自見得省力上不省力得力上不得力矣如人飲
水冷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
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
自得自信自悟處際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
方默默相契未證未信未悟者不唯自
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
近道現定所作所為不著更易以陀人較之
萬分中已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
地一發便了士大夫學道多不著實理會除
卻口議心思便茫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

知九十九分中叶外
叶外亦正九十九
不知

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量得到口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絕矣若得心智路絕說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即此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脫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議境界既不可思議一切譬喻亦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遮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遮無著處

底亦不可思議如是展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言喻
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
之法也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
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
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則被
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煩惱滅卻
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鹿
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狗子無佛性一口
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
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回向如實而見如

實而行如實而用便能於一毛端念現寶王剎
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
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游
行不求伴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
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
中隨緣放曠任性逍遙到得遮箇田地方可
說無天堂無地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
佛大千沙界海中漚本一切聖賢如電拂此老
若不到遮箇田地如何說得出來此語錯會
者甚多苟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道一

要計真常起有無
翻成十六性精虛
已起未起并三歲
根本四句可系

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
以為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
招殃禍者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
著有便著無若不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之間
博量十度縱識得此病定在非有非無處著
到故先聖苦口叮嚀令離四句絕百非直下
一刀兩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聖頂顛四
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是也若透
得此四句了見說一切諸法實有我亦隨順
與之說有取不被此實有所礙見說一切諸

我者四句透得也
見者四句透得也

心外求道曰外道也

六根不明曰六師也

淨名因復獲乞食謂

尊者曰外道六師是汝

之師因其出家彼師

所墮汝亦隨墮乃取

食云云

指攝方子

法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無且非世間虛豁
 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亦隨順與
 之說亦有亦無且非戲論見說一切諸法非
 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無且非相
 違淨名云外道六師所墮汝亦隨墮是也士
 大夫學道多不肯虛卻心聽善知識指示善
 知識纔開口渠已在言前一時領會了也及
 至教渠吐露盡一時錯會正好在言前領略
 底又卻滯在言語上又有一種一向作聰明
 說道理世間種種事藝我無不會者只有禪

善

五十一

一字止般我未會字止在當官處呼幾救社撰長老來
 與一頓飯字止喫字止卻了字止教渠恣意亂說便將心意
 識記取遮杜撰說底卻去勸人一句來一句
 去謂之外斷禪字止末後我多一句你無語時便是
 我得便宜了也及至撞著箇真實明眼漢字止
 卻不識縱然識得又無決定信不肯四楞塌
 地放下就師家本分理會依舊要求印可及至師
 家於逆順境中示以本分鉗鎚字止却怕懼不
 敢親近此等名為可憐愍者老居士妙年登
 高第起家所在之處隨時作利益事文章事

業皆過人而未嘗自矜一心一意只要退步
著實理會此段大事因緣見其至誠不覺初
怛如許非獨要居士識得遮搬病痛亦作勸
發初心菩薩入道之資糧也

答汪內翰

產章

承杜門壁觀此息心良藥也若更鑽故紙之
引起藏識中無始時來生死根苗作善根難作
障道難無疑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
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思量現在事得省便
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

矣釋迦老子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
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
但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請只把閑思量底心回在無字上試思量看
忽然向思量不及處得透一念破便是了達三世
也了達時安排不得計較不得引證不得何以故了
達處不容安排不容計較不容引證縱然引
證得計較得安排得與了達底了沒交涉但
放教蕩蕩地善惡都莫思量亦莫著意亦莫
忘懷著意則流蕩忘懷則昏沈不著意不忘

懷善不是善惡不是惡若如此了達生死魔
何處摸擦一箇汪彥章聲名滿天下平生安
排得計較得引證得底是文章是名譽是官
職晚年收因結果處那箇是實做了無限之
乎者也那一句得力名譽既彰與匿德藏光
者相去幾何官職已做到大兩制與作秀才
時相去多少而今已近七十歲儘公伎倆待
要如何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無常殺
鬼念念不停雪峯真覺云光陰倏忽暫須更
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閩早

是四旬餘，佗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旋旋除。
 為報滿城朱紫道，闍王不怕佩金魚。古人苦
 口可嚙，為甚麼事，世間愚庸之人，飢寒所迫，
 日用無佗念，只得身上稍煥，肚裏不飢便了。
 只是遮兩事，生死魔卻不能為惱，以受富貴
 者較之輕重大，不等受富貴底身上，既常煥
 肚裏又常飽，既不被遮兩事所迫，又卻多一
 件不可說底無狀，以故常在生死魔網中，無
 由出離。除宿有靈骨方見得徹識得破，先
 聖云：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唯恐覺

麻今兩主

世何工
斗口

遲佛者覺也為其常覺故謂之大覺亦謂之
 覺王然皆從凡夫中做得出來彼既丈夫我
 寧示尔百年光景能得幾時念念如救頭然
 做好事尚恐做不辦況念念在塵勞中而不
 覺也可畏可畏近收吕居仁四月初書報曾
 叔夏劉彥禮死居仁云交游中時復抽了一
 兩人直是可畏渠迹來為此事甚切亦以警
 地回頭稍遲為恨比已作書答之云只以末
 後知非底一念為正不問遲速也知非底一
 念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破魔網底利器出

以

漢水申游魚則迷赫
日中昏者不觀茲氏宮
中翽生堯率含元殿
裡詞長安也

生死底路頭也願公亦只如此做工夫做得
工夫漸熟則日用二六時中便覺省力矣覺
得省力時不要放緩只就省力處崖將去崖
來崖去和遮省力處亦不知有時不爭多也
但只看箇無字莫管得不得至禱至禱

又

伏承杜門息交世事一切闊略唯朝夕以某
向所舉話頭提撕甚善甚善既辦此心當以
悟為則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
處正是舍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尔正提撕

天惠

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
頭處底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為居
士說破只是箇汪彦章更無兩箇只有一箇
汪彦章更那裏得箇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
求入頭處底來常知皆是汪彦章影子並不
干佗汪彦章事若是真箇汪彦章根性不必
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
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仰山禪宗
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山曰此意極難若
是祖宗門下上報上智一問千悟得大總持

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
不安禪靜慮到透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
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山曰別有
別無令汝心不安我今問汝汝是甚處人曰
幽州人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
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
多般也無曰渠中到透裏一切不見有山曰
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妙喜已
是老婆心切須著更下箇注脚人位即是注
彥章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若

於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底還是汪彥
章否到遮裏間不容髮若倚思停機則被影
子惑矣請快著精彩不可忽不可忽記得前
書中嘗寫去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
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理會現在事得省便
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
矣不識曾如此覷捕否遮箇便是第一省力
做工夫處也至禱至禱

又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

劫濁見濁煩惱
象生一命一

劫大想愛習氣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無有是
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真實請行住坐
卧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銷磨矣然正煩
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麼處起若窮起處
不得現今煩惱底卻從甚麼處得來正煩惱
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
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
思量去抖擻得蔽識中許多思愛習氣盡時
自然如水歸水還我箇本來無煩惱無思量
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

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个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正過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當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等語。恁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作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決定。

義無智人前莫說

答夏運使

示諭遺契則霄壤共處趣異則覲面楚越誠
哉是言即此乃不傳之妙左右發意欲作妙
喜書未操觚拂紙已兩手分付了也又何待
堅忍究竟以俟佗日耶此箇道理唯證者方
默默相契難與俗子言近平乃闕嶺佳處左
右能自調伏不為逆順挨子所轉便是大
解脫人此人能轉一切關捩子日用活鱗鱗
地拘牽惹絆佗不得苟若直下便恁麼承當

自然無一毫毛於我作障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又嬾融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非特嬾融如是妙喜與左右亦在其中其中事難拈出似人前所謂默默相契是也

答呂舍人

居仁

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斷崖

若棄了話頭，卻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又方寸若闢，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箇無字，一時透過，不著問人，若一向問人佛語，又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有悟時也。

答呂郎中

隆礼

言其能舉措大子也

令兄居仁，兩得書為此事甚忙，然亦當著忙。年已六十，從官又做了，更待如何？若不早著忙，臘月三十日如何打疊得辦？聞左右迩來亦忙，只遮著忙底，便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也。如何是佛乾屎橛遮裏不透，與臘月三十日何異？措大家一生鑽故紙，是事要知，博覽群書，高談闊論，孔子又如何，孟子又如何，莊子又如何，周易又如何，古今治亂又如何，被遮些言語，使得來七顛八倒，諸子百家纔聞人舉著一字，便成卷念，將去以一事不知為恥。

神己利則轉成於己
有害則不成非君子之
道也

及乎問著他自家屋裏事並無一人知者可
謂終日數化實自無半錢分空來世上打一
遭脫卻透透漏子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
不知隨其業力流入諸趣並不知若是別人
家裏事細大有細大無有不知者士大夫讀得書多
底無明多讀得書少底無明少做得官小底
人我小做得官大底人我大自道我聰明靈
利及乎臨秋毫利害聰明也不見靈利也不
見平生所讀底書一字也使不著蓋從上大
人立乙巳時便錯了也只欲取富貴耳取得

富貴底又能有幾人肯回頭轉腦向自己胸
跟下推窮我遮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即今受
富貴底異日卻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
知去處便覺心頭迷悶正迷悶時亦非佗物
只就遮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
云乾屎橛但舉此話忽然伎倆盡時便悟也
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博量注解縱然注解
得分明說得有下列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
破生死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矣生死
心絕則佛見法見亡矣佛見法見尚亡況復

更起衆生煩惱見耶但將迷悶底心移來乾屎橛上一抵抵住怖生死底心迷悶底心思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行也覺得不行時莫怕落空忽然向抵住處絕消息不勝慶快平生得消息絕了起佛見法見衆生見思量分別作聰明說道理都不相妨日用四威儀中但常放教蕩蕩地靜處鬧處常以乾屎橛提撕日往月來水牯牛自純熟矣第一不得向外面別起疑也乾屎橛上疑破則亘河沙數疑一時破矣前此亦嘗如此寫與

居仁比趙景明來得書書中再來問云不知
離此別有下工夫處也無又如舉手動足著
衣喫飯當如何體究為復只看話頭為復別
有體究又平生一大疑事至今未了只如死
後斷滅不斷滅如何決定見得又不要引經
論所說不要指古人公案只據目前直截分
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實處觀渠如此說
話古大返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卻無如許多糞
壤死也死得瞥脫分明向他道千疑萬疑只
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

頭不破則且就話頭上與之厮崖若棄了話
頭卻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
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
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
只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
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寫得如此分曉了又卻
更來切切怛怛地問不知許多聰明知見向
甚處去也不信道平生讀底書到遮裏一字
也使不著而今不得已更爲佗放些惡氣息
若只恁麼休去卻是妙喜被渠問了更答不

得也九十七日此書繞到便送與渠一看居仁自言行
年六十歲此事未了問渠未了底為復是舉
手動是著衣喫飯底未了若是舉手動是著衣喫
飯底又要如何了年作殊不知只遮欲了知決
定見得死後斷滅不斷滅底便是閻家老子
面前喫鐵棒底年此疑不破流浪生死未有了
期年向渠道年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若破死
後斷滅不斷滅之疑當下亦鎖一凡解矣更教
直截分明指示年判斷滅不斷滅如此見識
與外道何異年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年要作何

帝釋為雪山之言也捨身
同倡

用渠既許多遠地放遠般惡氣息來熏人妙
喜不可只恁廢休去亦放此惡氣息卻去熏
他則箇渠教不要引經教及古人公案只據
目前豈截分明指示斷滅不斷滅實處昔志
道禪師問六祖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近十
餘載未明大意願師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
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
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此乃居色身無
仁同道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

滅已寂滅為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
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
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
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
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
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
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
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
樂之有可與居仁狀領過祖師到遮裏不能臨濟德
山用事遂放些氣息還佗云汝是釋子何習

妄苦本無得而不覺
真樂本有失而不知

有性有滅無知無覺

山云

六十一

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
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混
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
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
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
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混
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
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
滅可滅到此請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
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

德仁

過去

刺未

現在

色受想行識各異
分六千斷帶二見成

圓覺疏云

上句我体即所批也

下句我見即能批也

有不愛者此猶較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

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此乃謗佛毀法

一居仁亦聽吾偈曰分下無上大涅槃圓明

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

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

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居仁要見實唯有

過量人其未見通達無取捨居仁更疾以知五

蘊法及以蘊中我居仁在外現眾色像

真眼一一音聲相賺殺平等如夢幻殺得不

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亦未見二邊三際斷

分疎者大惠云也
六祖云以言之也

却大洞然毫末盡
青山依旧白雲中

劫火燒天天外秀

龍籃持地之前雄

一物當之鎮長靈
須彌香海皆消頹

眼揆色河間

六十四

見間竟知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
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
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
居仁不汝勿隨言解記取仁許汝知少分只
肯捨仁不汝勿隨言解記取仁許汝知少分只
也不忘道聞偈忽然大悟不少只遮一絡索
便是直截分明指示居仁底指頭子也居仁
見此若道猶是經論所說尚指古人公案若
尚作如此見入地獄如箭射

答呂舍人 居仁

承日用不輟做工夫工夫熟則撞發閑挨拶子

王今

志直知少分不用
居仁少分不用

矣所謂工夫者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乾
屎橛上令情識不行如土木偶人相似覺得
昏怛沒巴鼻可把捉時便是好消息也莫怕
落空亦莫思前算後幾時得悟若存此心便
落邪道佛云是法非法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解
著思量分別即禍生知得思量分別不能解者是誰只
是箇呂居仁更不得回頭轉腦也思量分別前此答隆
禮書說盡禪病矣諸佛諸祖並無一法與人
只要當人自信自肯自見自悟耳若只取佗
人口頭說底恐誤人此事決定離言說相離

身經海岳相遷幾見風雲
變能也

心緣相離文字相能知離諸相者亦只是呂
居仁疑化死後斷滅不斷滅亦只是呂居仁來直
截指示者亦只是呂居仁日用二六時中或
瞋或喜或思量或分別或昏沈或掉舉皆只
是呂居仁只遮呂居仁能作種種奇特變化能
與諸佛諸祖同游寂滅大解脫光明海中成
就世間出世間事只是呂居仁信不及耳若
信得及請依此注脚入是三昧忽然從三昧
起失卻孃生鼻孔便是徹頭也

中云正修
不隨除修回正修

又

三八識

三八識

此

令弟子育經由出所賜教讀之喜慰可知無
常迅速百歲光陰如電閃便是收因結果底
時節到來也乾屎橛如何覺得沒巴鼻無滋
味肚裏悶時便是好底消息也第一不得向
舉起處承當又不得隨在無事甲裏不可舉
時便有不舉時便無也但將思量世間塵勞
底心回在乾屎橛上思量來思量去無處奈
何伎倆忽然盡便自悟也不得將心等悟若
將心等悟永劫不能得悟也前此答隆禮書
說盡措六家病痛矣承只置在座右若依此

做工夫雖未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為邪魔
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
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業奪將
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耶逐日
千萬不要思量別事但只思量乾屎橛莫問
幾時悟至禱至禱悟時亦無時節亦不驚羣
動眾即時怙怙地自然不疑佛不疑祖不疑
生不疑死得到不疑之地便是佛地也佛地
上本無疑無悟無迷無生無死無有無無無
涅槃無般若無佛無眾生亦無怎麼說者此

鳳回如覺蒲湘遠

石口灘頭莫感天

一住十年奉楚隔

木引重續旧因緣

大惠會中忽非將軍

惠參禮於因緣宋王前

告家言在大惠还至本家也

張九成登經山通大惠

外座有神辭弓之語

秦檜乘吐權謂譏訛

朝廷竄衡州也

語亦不受亦無不受者亦無知不受者亦無
 恁麼說不受者居仁如是信得及佛亦只如
 是祖亦只如是悟亦只如是迷亦只如是疑
 亦只如是生亦只如是死亦只如是日用塵
 勞中亦只如是死後斷滅亦只如是
 在朝廷作從官亦只如是宮觀在靜處亦只
 如是住徑山一千七百眾園遠亦只如是編
 管在衡州亦只如是居仁還信得及麼信得
 及亦只如是信不及亦只如是畢竟如何如
 是如是如是亦只如是

如是云空也

至何用此

父母孝

君王忠

下民怨

朋友信

師訓教

一以貫之

夫子曰參乎者道一以貫

之曾子曰唯夫子本行合

夫子所謂也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

及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也

世即何法是也

書

六十六

答汪狀元

聖錫

左右妙年自立便在一切人頂顛上不為富
 貴所籠羅非百劫千生願力所持焉能致是
 又能切切於此一大事一念不退轉有決定
 信具決定志此豈淺丈夫所能老瞿曇云唯
 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請著鞭不可忽也間
 事只遮是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
 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速裏豈容眨眼不可更
 引吾道一以貫之去也須自信自悟說得底
 終是無憑據自見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說

伏主出來此花開也

不得形容不出卻不妨只怕說得似形容得
似卻不見卻不悟者老瞿曇指為增上慢人
亦謂之謗般若人亦謂之大妄語人亦謂之
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若透得狗
子無佛性話透般若說話卻成妄語矣而今不
可便作妄語會呂居仁比連收兩書書中皆
云夏中答陸禮書常置座右以得為期又聞
嘗錄呈左右近世貴公子似渠者如優曇鉢
花時一現耳頃在山頭每與公說透般若話見
公眼目定勤領覽得九分九釐只欠因地一

上者他教上也
轉他曰慢也
陵他曰慢也

一切法皆成一味

無垢強九成也 字子昭學於
明道先生之門人龜山陽叔

書

六十一

下尔若得因地一下了儒即釋釋即儒僧即
 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我即你你即我天
 即地地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攪成
 一味餅盤銀釧鎔成一金在我不在人得到
 遮箇田地由我指揮所謂我為法王於法自
 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不是強為法如是故
 也此箇境界除無垢老子他人如何信得及
 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左右已信得及已覩
 得見已能分別是邪是正但未得入手耳得
 入手時不分老少不在智愚如將梵位直授

曲非

本源真透脫

凡庸更無階級次第永嘉所謂一起直入如
來地是也但相聽決不相誤

汪元戎

又

某萬緣休罷日用只如此無煩軫念左右分
上穴少箇甚麼在世界上可謂千足萬足苟
能於此箇門中翻身一擲何止腰纏十萬貫
騎鶴上揚州而已哉昔揚文公六年三十歲
見廣慧璉公除去礙膺之物自是已後在朝
廷居田里始終一節不為功名所移不為富
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道之所在法

孟己之謂忠也

推己及物之恕

上事之謂忠也

萬物教化之謂恕

楊子者不知疑也

善

六

如是故也。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
 得十二時，此老此說非是，強為亦法。如是故
 也。大率為學為道一也。而今學者往往以仁
 義禮智信為學，以格物忠恕一以貫之之類
 為道。只管如博談子相似。又如眾盲摸象，各
 說異端。釋不云乎：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
 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臨生死禍福之際，
 都不得力。蓋由思惟此也。楊子云：學者所以修性
 性即道也。黃面老子云：性成無上道。圭峯云
 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在

禮論

仁心之德受之理也

義心之制事之宜

禮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宜則也

智天理動靜之機

具人事是非之鑑

信以實之謂信真

實實之謂信

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
 轉業謂義者是義理本分義也之義非仁義之義而
 今看來老子亦未免析虛空為兩處仁乃
 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性之
 智信乃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作無義事
 即背此性作有義事即順此性然順背在人
 不在性也仁義禮智信在性不在人也人有
 賢愚性即無也若仁義禮智信在賢而不在
 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雨擇
 地而下矣所以云仁義禮智信在性而不在

却者此依之地
却木比象生也

人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揚子所謂
修性性亦不可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峯所
謂惺悟在亂是也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
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義禮智信之性起
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矣肇法師
云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所以云為
學為道一也大率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
如春行花木具此性者時節因緣到來各各
不相知隨其根性大小方圓長短或青或黃
或紅或綠或臭或香同時發作非春能大能

本具圓成也

部給禪師在趙州隣吐
御政之有計戰攻疑曰
趙有成內三尺鞋聖人
氣算不勝日道在一吐則
吐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

小能方能圓能長能短能青能黃能紅能綠
能臭能香此皆本有之性遇緣而發耳百丈
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
理自彰又讓師謂馬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
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
其道所以云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只令
學者見性成道而已無垢老子云道在一芥
則一芥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是也左右嘗
升無垢之堂而未入其室見其表而未見其
裏百歲光陰只在一剎那間剎那間悟去如

上所說者皆非實義然既悟了以為實亦在
我以為非實亦在我如水上葫蘆無人動著
常蕩蕩地觸著便動捺著便轉轉地非是
強為亦法如是故也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左
右如人捕賊已知窩盤處但未捉著耳請快
著精彩不得有少間斷時時向行住坐卧處
看讀書史處修仁義禮智信處侍奉尊長處
提誨學者處喫粥喫飯處與之齋崖忽然打
失布袋夫復何言

全
是
答宗直閣

眼色見耳聞詳

示諭應緣日涉差別境界未嘗不在佛法中
又於日用動容之間以狗子無佛性語破除
情塵若乃力也作如是工夫恐又未得悟入請於脚
跟下照本分顧差別境界從甚麼處起動容周旋
之間如何以狗子無佛性語破除情塵能知
破除情塵者又是阿誰佛不云乎眾生顛倒
迷已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已者自逐之耳境
界本無差別迷已者有差別耳既日涉差別
境界又在佛法中既在佛法中則非差別境
界既在差別境界中則非佛法矣拈一放一

有甚了期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
立地便成佛豈有許多惛惛惛來日用應
緣處眼見色耳聞聲纔覺涉差別境界時但只就差別處舉
狗子無佛性話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
想不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狗
子無佛性話但只舉箇無字亦不用存心等
悟若存心等悟則境界也差別佛法也差別
情塵也差別狗子無佛性話也差別間斷處
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遭情塵感亂身心
不安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

若要除此病，但只看箇無字，但只看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是實是虛，若作虛實商量，又打入差別境界上去也。不如一刀兩段，不得念後思前，念後思前則又差別矣。玄沙云：此事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靜，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

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
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左右來
書云云。盡是玄沙所訶底病。默照邪師埋人
底坑子。不可不知也。舉話時。都不用作許多
伎倆。但行住坐卧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
莫生分別。舉來舉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
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
記取記取。莫見如此境界。便退心。如此境界。
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而今默照邪師輩。
只以無言無說為極則。喚作威音那時事。亦

喚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門以悟為誑以
悟為第二頭以悟為方便語以悟為接引之
詞如此之徒謾人自謾誤人自誤亦不可不
知日用四威儀中涉差別境界覺得省力時
便是得力處也得力處極省力若用一毫毛
氣力支撐定是邪法非佛法也但辨取長遠
心與狗子無佛性話廝崖崖來崖去心無所
之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花開如披雲見日到
焦廢時自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顛八倒處
只看箇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

居處而推塵
在教而無致

只是箇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箇無事人
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聲
又古德云愚人除境不亡心智者亡心不除
境於一切處無心則種種差別境界自無矣
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便要會禪於經教上
及祖師言句中博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分
曉處卻是不分曉底事若透得箇無字分曉
不分曉不著問人矣老漢教士大夫放教鈍
便是遮箇道理也作鈍勝狀元亦不惡只怕
拖白耳一笑

公不事外亦不事內

但個便是

答李參政

泰發

示諭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既非虛語必有分付處必有自肯處讀至此嗟歎久之士大夫平昔所學臨死生禍福之際手足俱露者十常八九考其行事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富貴貧賤不能泐其心以是較之智不如愚實不如賤者多矣何以故生死禍福現前那時不容偽故也大參相公平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

霜天知動草火裡見精金

作佗物想矣其餘七顛八倒或逆或順或正
或邪亦非佗物願公常作此觀妙喜亦在其
中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當當來世香火
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保任可大豈小補哉更
須下箇注脚即今遮一絡素切忌作寓言指
物會一笑

答曾宗丞

天隱

壯子寓之曰通止女笑之曰
孔子畫之云富之曰諸書
引訂之也

左右天資近道身心清淨無佗緣作障只遮
一段誰人能及又能行住坐卧以老僧所示
省要處時時提撕休說一念相應千了百當

提撕妄無妄相

起所得心即非妄相

何多頭無眼三可也

可利可引亦可也上無

限之心也

便是此生打未徹只恁麼崖到臘月三十日

闔家老子也須倒退三千里始得何以故為

念念在般若中無異念無間斷故只如道家

流以妄心存想日久月深尚能成功不為地

水火風所使不死也況全念住在般若中臘月三十

日豈不能轉業耶而今人多是將有所得心

學道此是無妄想中真妄想也但放教自在

然不得太緊不得太緩只恁麼做工夫省無

限心力左右生處已熟熟處已生十二時中

自然不著枯心忘懷將心管帶矣雖未透脫

神仙道為字流也

非其堂入其室也
大悟
大悟

諸魔外道已不能伺其便亦自能與諸魔外
道共一手同一眼成就彼事而不隨其數矣
除公一人可以語此餘人非但不能如公行
履亦未必信得及也但於話頭上看看來
夫覺得沒巴鼻沒滋味心頭悶時正好著力
切忌隨他去只遮悶處便是成佛作祖坐斷
天下人舌頭處也不可忽不可忽

答王教授

大授

不識左右別後用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
理性上得滋味經教中得滋味祖師言句上

真如理性上

得滋味眼見耳聞處得滋味舉足動步處得
 滋味心思想處得滋味都不濟事若要直
 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莫管化卻去
 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著意看若著意不得
 撈摸不得轉覺得沒欄柄可把捉理路義路
 心意識都不行如土木瓦石相似時莫怕落
 空此是當人放身命處識不可忽不可忽聰明
 靈利人多被聰明所障以故道眼不開觸塗
 成滯眾生無始時來為心意識所使流浪生
 死不得自在果欲出生死作快活漢須是一

未以超言妙色遠言極色也

壯主况空趣之叙之也

刀兩段絕卻心意識路頭方有少分相應故
永嘉云損真法法財滅功德字人莫不由茲心意識豈
歎人哉項蒙惠教其中種種趣向皆某平昔
所訶底病知是般事字人在腦後且向沒巴鼻
處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做工夫看如僧問
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尋常聰明
人纔聞舉起便以心意識領會博量引證要
說得有分付處殊不知不容引證不容博量
不容以心意識領會縱引證得博量得領會
待盡是觸體前情識邊事生死岸頭定不得

大惠少時以普融為師普
融死出舍利無數門人
致立塔大惠以舍利亦圓悟
師師令大惠安置房中悟
師振鈴三下舍利即成
血流滿房中惠即注禮
謝以圓悟師為本師也

大惠此點大悟也
點於自南來一為居所物
殿閣生微涼也永相忘

力而今普天之下喚作禪師長老者會得分
曉底不出左右書中為來底消息耳其餘種
種邪解不在言也密首座某與渠同在平普
融會中相聚盡得普融要領渠自以為安樂
然所造者亦不出左右書中消息今始知非
別得箇安樂處方知某無秋毫相欺今特令
去相見無事時試令渠吐露看還契得左右
意否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若
生死到來不得力縱說得分曉和會得存下
落引證得無差別盡是鬼家活計都不干我

密首座之件所訓
亦以見性後可知也

面老子世成佛中令

黃面老子時節
臘月三十日之到

星事禪門種種差別異解唯識法者懼大
法不明者往往多以病為藥不可不知

答劉侍郎

季高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之日用當如是觀

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銷滅矣塵勞之心

既銷滅則來日依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

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箇時節乃是黃

面老子出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

輪度眾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臘月

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遮裏只如是觀以

侯古壯王特

玉札



依三能
○○○○○○○○

如真一切相 成就万法相

能度万相
○○○○○○○○

挑包三月滿 一般根得代
黃菊九秋研 各自待時來

三不能云

能滅空業
不能度無緣
不能益眾生界

此觀者名為正觀此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天未免隨他時節受報遷變要得不隨時節天但一時放下著放到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前只是解空居士本分更不是別人

又

吾佛大聖人身能空一切相法成萬法智法而不能即滅定業法况博地凡夫耶居士法既是箇中人法想亦常入是依法中三昧昔有僧問一老宿世界恁麼熱法未審向甚麼處回避老宿曰向鑊湯鑊炭裏回避曰只如鑊湯鑊炭裏作麼生回避

昔有曹梁山了悟大師嘗有
老僧侍立師曰世界佳麻熟
白什麻爰回避僧曰白鑿湯
裏迴避師曰只如此方便
麻生迴避僧曰象草不到

明原亦本分自在之見以此
心學象苦不能到之古收
抹自在也

書

十一

曰眾苦不能到願居士日用四威儀中只如
此做工夫老宿之言不可忽此是妙喜得效
底藥方非與居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
肯容易傳授只用一念相應草湯下更不用
別湯使若用別湯使令人發狂不可不知也
一念相應草不用他求亦只在居士四威儀
中明處明如日黑處黑如漆若信手拈來以
本地風光一照無有錯者亦能殺人亦能活
人故佛祖常以此藥向鑊湯鑪炭裏醫苦惱
眾生生死大病號大醫王不識居士還信得

鄭中老

及否，若言我自有父子不傳之祕方，不用向
鑊湯鑪炭裏回避底妙術，卻望居士布施也。

答李即中

似表

外已耳

士大夫學此道，不忠不聰明，愚太聰明耳，不
患無知見，慙知見太多耳。故常行識前一步，
昧卻腳跟下，快活自在底消息，邪見之上者，
和會見聞，覺知為自己，以現量境界為心地，
法門下者，弄業識認門頭戶口，簸兩片皮談
玄說妙甚者，至於發狂不勒字數，胡言漢語，
指東畫西，下下者，以默照無言空空寂寂在

書

主客容酬

客報言辭

枯也示象未根本無二也何有
五宗之意也異

鬼窟裏著到求究竟安樂其餘種種邪解不
在言而可知也冲密等歸頌所賜教讀之喜
慰不可言更不復叙世諦相酬酢只以左右
向道勇猛之志便入葛藤禪無德山臨濟之
殊法眼曹洞之異但學者無廣大決定志而
師家亦無廣大融通法門故所入差別究竟
歸宿處並無如許差別也示諭欲妙喜因書
指示徑要處只遮求指示徑要底一念早是
刺頭入膠盆了也不可更向雪上加霜雖然
有問不可無答請左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

教誥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似有性識而未行卻向未起求徑要底一念子前頭看看來看去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不寧帖時不得放緩遮裏是坐斷千聖頂額處徃徃學道人多向遮裏打過了左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示一念前看看來看去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此是妙喜平昔做底得力工夫知公有決定志故於沉帶水納遮一場敗闕此外別無可指示若有可指

示則不徑要矣

答李實文

茂嘉

向承示論性根昏鈍而龜勉修持終未得超
悟之方某頃在雙徑答富季申所問正與此
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處
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卻須借昏鈍而入若
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為昏鈍魔所攝矣蓋
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
已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非外來亦非別
事只是箇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和

我
終人山下途三弄
逆順途中遇人
感苦紛然雅制止
也宜頻喚主人公

長沙廢人

聰明知見認識神
赤本心生死本士大夫聰明
知見八表亦是生死本
借昏鈍而入也

尚居常在文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
諾惺惺著又自應云諾他時後日莫受人謾
又自應云諾諾古來幸有恁麼勝樣謾向遮
裏提撕看是箇甚麼只遮提撕底亦不是別
人只是遮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不
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命元辰也此是妙喜
應病與藥不得已略為居士指箇歸家穩坐
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真箇喚作本命
元辰則是認識神為自己轉沒交涉矣故長
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

古

二

商高宗時夢得良弼曰

說曰為晉靡躬為傅岩

求得之立為相身致大業

又

侯夢金鼓明日梵王帝叙請

轉法輪以夢覺一也

又孔子登起曳杖道

遠於門外歌曰

泰山其摧乎

棟梁其摧乎

柏人其危乎

夏真西極

吾惜章

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前所
云借昏鈍而入是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昏
鈍底畢竟是箇甚麼只向遮裏看不用求超
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無可言者

答向侍郎

伯恭

不知者說也

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段因緣黃面老
子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謂至人無夢
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
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奠兩楹亦
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

至德之人
神人聖人

世尊云文殊

張石夫

論云正定聚者十位初發心
住住如乘種中正目相應
故也

事教中自有明文唯夢乃全妄想也而眾生顛倒以日用目前境界為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為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顛倒中又顛倒故佛大慈悲老婆心切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眾生住邪定者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顛倒眾生以目前實有底境界為安立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

捨至人無夢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
 某三十六歲時所疑讀之不覺抓著痒處亦
 嘗以此問園悟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
 想休妄想某復曰如某未睡著時佛所讚者
 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從前依師及
 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都得受用及
 乎上牀半惺半覺時已作主宰不得夢見得
 金寶則夢中歡喜無限夢見被人以刀杖相
 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怕怖惶恐自念此身
 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况地水火風

有僧雲詞門
如何是諸伏出身受
某答云勸山水上行
圓悟云有僧向熏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之也

分散衆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遮裏方
始著忙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
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聞亦未之信每日
我自顧寤與寐分明作兩段如何敢開大口
說禪除非佛說寤寐恒一是妄語則我此病
不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是我自未了後因
聞先師舉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忽然去
卻礙膺之物方知黃面老子所說是真語實
語如語不誑語不妄語不欺人真大慈悲粉
身沒命不可報礙膺之物既除方知夢時便

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佛言寤寐恒一
方始自知透般道理拈出呈似人不得說與
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捨不得承問妙
喜於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不覺依
實供通子細讀來教字字至誠不是問禪亦
非見詰故不免以昔時所疑處吐露願居士
試將老龐語謾提撕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
諸所無先以目前日用境界作夢會了然後
卻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得說
孔子莫兩楹決不是夢矣

悲智雙運廣大無益故
曰深心也

答陳教授卑鄉

此道寂寥無出今日邪師說法如惡義聚各
各自謂得無上道感唱邪說幻惑凡愚故其
每每切齒於此不惜身命欲扶持之使光明
種子知有吾家本分事不隨邪見網中萬一
得衆生界中佛種不斷亦不虛受黃面老子
覆蔭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
恩然亦是不知時不量力之一事也左右既
是箇中人不得不說箇中事因筆不覺及此
耳

三
一五

上菩提此是出界上第一等難容靈利漢五
 濁界中有甚麼奇特事過如此段因緣趁色
 力強健早回頭以臨老回頭其力量勝百千
 萬億倍老漢私為左右喜前此寫去法語曾
 時時觀看否第一記取不得起心動念肚裏
 熱忙急要悟纔作此念則被此念塞斷路頭
 永不能得悟矣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此乃祖師吐心吐膽為
 人處也但日用費力處莫要做此箇門中不
 容費力老漢常為人說此話得力處乃是省

惡知惡覺皆無之人

力處人舉時省力處乃是得力處若起一念多今希望心
求悟入處大似人在自家堂屋裏坐卻問佗
人覓住處無異但把生死兩字生感心省利怙在鼻尖兒
上不要忘了時時提撕話頭解空居士提去生處
自熟熟處自生矣此語已寫在空相道人書
中請同此書互換一看便知了得也

答嚴教授

子卿

真實到不疑之地者如百仟渾鋼打就生鐵鑄成
直饒千聖出頭來現無量殊勝境界見之亦
如不見無心況於此作奇特殊勝道理耶昔藥山

石頭社之頌

從來共住不知名

任運相將只麼行

自古上賢猶不識

造次凡流豈可明

謂不參知識也

只向正法便引光顯故
不與言也認著光顯

不疑之地有云

書

八十二

坐禪次石頭問子在遮裏作甚麼藥山云一

物不為石頭云恁麼則閑坐也藥山云閑坐

則為也石頭然之看佗古人一箇閑坐也奈

何佗不得今時學道之士多在閑坐處打住

近日叢林無鼻孔輩謂之默照者是也又有

一種腳跟元不曾點地認得箇頭戶口光

影一向狂發與談平常話不得盡作禪會了

似遮般底喚業識作本命元辰更是不可與

語本分事也不見雲門大師有言光不透脫

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

札永

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
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
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
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來有甚麼
氣息亦是病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為
極致而雲門返以為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
作麼生到遮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
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所以云真實到不疑
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是也如人喫
飯飽時不可更問人我飽未飽昔黃檗問百

丈從上古人以何法示人百丈百丈只據坐黃檗第一句息云
 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百丈拂衣便起云我
 將謂汝是箇人可遮箇便是為人底可操子也但
 向自信處看還得自信底消息絕也未若自
 信底消息絕則自然不取他人口頭辦矣臨
 濟云汝若歇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不
 別不是欺人第七地菩薩求佛智心一天未滿足
 故謂之煩惱直是無你安排處著一星兒外
 料不得數年前有箇許居士認得箇門頭戶
 口將書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一

滯在寂即本分正為病也

無字話頭 先影

物作對待方知三界萬法一切元無直是安樂快活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戀淨潔處淨處使人困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之任器隨方圓短長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量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為報許帝士家親作禍殃開千聖眼不須頻禱禳偶眾起稍涼驀然記得子御道友初得箇入頭時尚疑恐是光影遂將從來所疑公案陀照方見趙州老漢敗關處不覺信筆葛藤如許

人道疎
三毒親

如廁以達前栢對子語
完之謝維祥忽悟頃

喜天月好一拜哇

撞破乾坤共一家

正德之時誰會得

嶺頭脚痛有玄妙

第一句之外不容之別理也

答張侍郎

子韶

左右以自所得譬脫處為極則纔見涉理路
 入泥入水為入底便欲掃除使滅蹤跡見某
 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
 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
 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如此謫當而不
 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
 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
 道理真可惜耳故某盡力主張若法性不寬
 波瀾不闊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斷則

第一句不說
意思里禪

宋人有向其苗之不長者
之者茫然悔告其家人
曰今日苗矣予助苗長也其
子趨而性視之苗已生搗
矣非徒無益且以害之

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為人蓋眾生
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備眾
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若一
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文倩人看院
始得既落在遮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
眾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遮
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擗苗
矣其豈不曉警脫一推便七穿八穴是性燥
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
曹洞瀉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

王者盛也

悟入者皆收之見志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
 眾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書來云
 決定可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蓋去除諸家
 門戶只收似公見解者方是若尔則公自集
 一書法眼化大根器者有何不可不必須教妙喜
 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拖泥帶水老婆
 禪便絕後則如巖頭睦州烏臼汾陽無業鎮
 州普化定上座雲峯悅洪昌遇諸大老合兒
 孫滿地今亦寂然無王化者諸公豈是拖泥
 帶水說老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無垢破

三根器地念二對
 流法也

弟子無...

王

除初不相妨也。忠臣師無毀謗心之也

答徐顯謨 雅山

左右頻寄聲妙喜想只是要調伏水牯牛但
殺遮胡孫子耳此事不在久歷叢林飽參知
識只貴於一言一句下直截承當不打之盡
尔據實而論間不容髮不得已說箇直截已
是紆曲了也說箇承當已是蹉過了也况復
牽枝弄葉舉經舉教說理說事欲究竟耶古
德云但有纖毫即是塵水牯牛未調伏胡孫
子未死縱說得恒沙道理並不干我一星兒

三乘說法

事然說得說不得亦非外邊事不見江西老
宿有言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決
欲直截擔荷見佛見祖如生寃家方有少分
相應如此做工夫日夕月深不著起心求悟
水牯牛自調伏猢猻子自死矣記取記取但
向平昔心意識湊泊不得處取不得處捨不
得處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
屎橛看時不用將平昔聰明靈利思量卜度
擬心思量十萬八千未是遠莫是不思量不
計較不擬心便是麼咄更是箇甚麼且置是

答楊教授

彦侯

左右強項中，卻有不可思議底柔大道和致祖師一言
 之下，千了百當，此事殊勝，若不聞於強項中，
 打發得幾人佛法，豈到今日，非有般若根性，
 則不能如是盛事。盛事示論，欲來年春夏間，
 棹無底船，吹無孔笛，施無盡供，說無生話，要
 了無窮無始，不有不無大道，鼻但請來與遮無
 面目是非漢商量，定不錯了遮話，又承需道號，政
 欲相塗糊，可稱快然居士。故真淨老人云：快

文字高我謾大日強中

縱橫特異無侵其一切十字
聖化共一切也

昔年同興長烟如
別後生涯各信然
霜雪豈能摧操即
大林依旧批勢象天

然大道只在目前縱橫十字擬而留連便是
此義也某只在長沙作久住計左右他日果
從此來則林下不寂寞也

答樓樞密

相道可也

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境所奪否
觀堆案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
住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箇事無雜念否故
黃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
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
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

解色可物各處
其位也
十字利他行面
矣一無碍也

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到
面前或逆或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
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遮箇道
理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
一箇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
你回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作
一處無情之物尚尔况現行無明全身在裏
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
被他引入羅網却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
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遮

在世間現行無明公外可
出世詞又現中不勤不怠
即入世間出世詞之法也
而今失得方便者以無明
為世間出世詞以祖師方便
為出世詞之法可悲乎也

箇道理也。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
認現行無明為入世間便，將出世間法強差
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
即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佗牽引，故淨名有
言：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耳若
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
得此過於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
上慢名字，恁麼方可作入得世間謂之有力
量。漢已上所說都是妙喜，平昔經歷過底，即
今日用亦只如此修行。願公趁色力強健，亦

入是三昧此外時時以趙州無字提撕久久
純熟豈為然無心撞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

持

又

日用工夫前書已葛藤不少但只依舊不變
不動物來則與之酬酢自然物我一如矣古
德云放曠任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
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得證自得處拈
出且似人不得唯親證親得者略露目前此
子彼此便默默相契矣示諭自此不被入
謾不錯用工夫矣大槩已正桶柄已得如善

現 持

愛聲 2 是依聲 3 是如表

正

不知前工夫外有前工夫

不舉自舉之見

牧牛者索頭常在手中，爭得犯人箇稼，驀地
 放卻索頭，鼻孔無撈摸處，平田淺草，一任縱
 橫。慈明老人所謂四方放去，休攔過八面無
 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撥，未能如是當緊
 把索頭，且與順摩，將淹浸工夫，既熟自然不
 着用意，隄防矣。工夫不可急急，則躁動又不
 可緩緩，則昏拙矣。忘懷管帶不知也 忘懷著意，俱蹉過。譬如擲
 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昔嚴陽尊者問趙州，
 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陽云：一
 物既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

五只

五只

別法何法是法無生滅也
法

去嚴陽於言下大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奈何不得時如何古德云老僧亦奈何不得僧云學人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云我若奈何得則便拈却你遮不奈何僧於言下大悟二僧悟處即是樓樞密迷處樓樞密疑處即是二僧問處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無生滅細觀來書病已去盡別證候亦不生矣大段相近亦漸省力矣請只就省力處放教蕩蕩地忽然啐地破曝地斷便

文

了千萬勉之

答曹太尉

功頭

某雖年運而往矣不敢不勉強力以此事與
衲子輩激揚一日粥後撥牌子輪一百人入
室間有負命者上鉤來亦有咬人師子以此
法喜禪悅為樂殊不覺倦亦造物見憐耳左
右福慧兩全日在至尊之側而留意此段
大事因緣真不可思議事釋迦老子曰有勢
不臨難豪貴學道難非百劫千生曾承事善
知識種得般若種子深焉能如是信得及只

遮信得及處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願公
只向信得及處覷捕久久自透脫矣然第一
不得著意安排覓透脫處若著意則蹉過也
釋迦老子又曰佛道不思議誰能思議佛又
佛問文殊師利曰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
曰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
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
是定如今思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
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
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

習成就更無心想常與定俱佛與祖師所受
 用處無二無別近年叢林有一種邪禪以閉
 目藏睛此皆盧都地作妄想謂之不思議事亦
 謂之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纔開口便喚作
 落今時亦謂之根本上事亦謂之淨極光通
 達以悟為落在第二頭以悟為枝葉邊事蓋
 渠初發步時便錯了亦不知是錯以悟為達
 立既自無悟門亦不信有悟者遮般底謂之
 謗大般若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左
 右具驗人眼久矣似此等輩被卻師子皮作

識心造新也

邪正辨曰眼具也

莫德

因中入定謂之善思惟

野干鳴不可不知其與左右雖未承顏接論
此心已默默相契多年矣前此答字極不如
禮今專遣法空禪人代往致敬故不暇入善
思惟三昧只恁麼信手信意不覺葛藤如許
聊謝不敏而已

答榮侍郎 茂實

承留心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既辦此心
第一不要急急則轉遲矣又不得緩緩則怠
惰矣如調琴之法緊緩要得中方成曲調但
向日用應緣處色受想行識時時覷捕我遮能與人決斷

十二度者
外有塵由亦境中
云識十八界也二十五有
論云四洲天四惡趣天
梵王天六天無想天
及廣天四空天并
四禪天五有者五陰也

是非曲直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麼處流出
觀捕來觀捕去平昔生處路頭自熟生處既
熟則熟處卻生矣那箇是熟處五陰六入十
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明業識思量計較
心識晝夜熇熇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透一
絡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遮
一絡索既生則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便現前
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故古德契證得
了便解道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簣
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此等事

五陰六入十二
八界
終道見道得
道

不假佗求，不借佗力，自然向應緣處，活鱗鱗地，未得如此。且將遮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那箇是思量不及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遮一字，儘你有甚麼伎倆，請安排看。請計較看，思量計較安排無處，可以頓放。只覺得肚裏悶，心頭煩惱。時正是好底時節。第八識相次，不行矣。覺得如此時，莫要放卻，只就遮無字上提撕。提撕來，提撕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近年以來，叢林中有一種唱邪說為宗師

而不知而不知也

仰山瑞寂禪師
為山靈祐禪師

大惠

書

九十一

者謂學者曰但只管守靜不知守者是何物
靜者是何人卻言靜底是基本卻不信有悟
底謂悟底是枝葉更引僧問仰山曰今時人
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
二頭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作實法會謂悟
是落第二頭殊不知為山自有警覺學者之
言直是痛切曰研窮至理以悟為則此語又
向甚處著不可為山疑誤後人要教落在第
二頭也曹閻使亦留心此事恐其被邪師輩
所誤比亦如此書怵怵怛怛寫與此公聰明

井有文

五更待漏靴滿霜

識見皆有大過人處決不到錯認方便語作
實法會但某未得與之目擊私憂過計耳聞
老居士亦與之是道友因筆不覺葛藤無事
相見時試問渠取書一看方知妙喜相期不
在眼底彼此氣義相投又非勢利之交寫了
一紙紙盡又添一紙不暇更事形迹此書亦
如是前書託是箇中人故曰切不可道老老
大大著甚來由若如此則好事在面前定放
過矣寫時雖似率易然亦機感相投亦不覺
書在紙上荷公信得妙喜又便把做事日用

外로 미워하리마니
문가 분별호미니

忠

齊昌良戰時以無事耕
有甲乙戰也

五更時漏靴滿霜不如
三伏日言睡足北窓涼

朝三宰相五更家
缺甲將軍好渡船
日高山室僧未起
世間名利不如

應緣處便恢張此箇法門以報聖主聖主求賢
安天下之意真不負其所知也願種種堪忍
始終只如今日工天五年微將去佛法世法打作一片
且耕且戰久久純熟一舉而兩得之豈非腰
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乎

世出世法

示諭鐘鳴漏盡之譏為君上盡誠而下安
百姓自有聞絃賞音者願公凡事堅忍當逆
順境政好著力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
各為報國恩平昔學道只要於逆順界中

四祖道信大師
謂懶縛禪師

受用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平昔不曾向
箇中用心老祖師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
任徧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
不生苦惱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
法善神矣前此老老大著甚來由之說言
猶在耳豈忘之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
緣以居士前十餘載開開音底自有開時時節今日
仕權在手便有忙底時節當念開時是誰開
忙時是誰忙須信忙時卻有閑時道理閑時

卻有忙時道理，政在忙中當體別主上起公
之意頃刻不可暫忘，自警自察，何以報之。若
常作是念，則鑊湯鑪炭、刀山劍樹，上亦須著
向前法澆目前些小逆順境界，耶與公以此道
相契，故不留情，盡淨吐露。

答黃門司

節夫

收書并許多葛藤，不意便解如此拈弄，真是
弄得來活潑潑地，真是自證自得者，可喜可
喜，但只如此從教人道，遮官人不依本分亂
說亂道，他家自有通人愛，除是曾證曾悟者。

今德

世詞了本分也

方知若是聽鄉_下之流_大一任_大化鑽龜打瓦更批
判得如來禪_大祖師禪_大好儘喫得妙喜拄杖也
且道是賞伊罰伊一任諸方更疑三十年

答孫知縣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徧近世
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為希有不
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
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真火中蓮也詳味
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試諸聖師翻譯失真
而汨亂本真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

六百般若皆書同一字

造舌錄

長水自云

孤山智圓

注解也

六朝謂

後秦羅什

後魏菩提流支

陳朝真谛

隋朝玄奘

唐初玄奘

大肉義淨

持誦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為

已以雷同一律百家相類不知其非暨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復

考生譯天親無著論頌其義合遂泮然無疑

又以長水孤山二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

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

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既無梵本

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豈

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却如左右

檢點諸師之過還著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

淺而言深者招尤之道也其與左右蒙昧平

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
界中、種佛種子、此是第一等好事、而又以某
為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
不敢不上稟昔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
師說、此二句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
佛不思議法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
色相清淨、普入諸趣、而無染著、清涼、但云佛
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
舊脫諸字、其餘經本脫落、皆注之于經尾、清
涼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正敢書之、

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瑠璃寶
清涼曰恐是吹瑠璃舊本錯寫亦不敢改亦
只如此注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非皆淺
識之士翻譯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
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
左右尚以為錯譯聖意左右既不得梵本便
妄加刊削卻要後世人諦信不亦難乎如論
長水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
其為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佗講人不同嘗參
琅琊廣照禪師因請益琅琊首楞嚴中富樓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
 琅琊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座主蓋
 座主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
 義長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
 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
 淺至近自是左右求荷太過要立異解求人
 從己耳左右引無著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
 非以相具足故若尔如來雖不應以相具足
 見應相具足為因得阿耨菩提為離此著故

須菩提

又

又

又

種子說

以上頂上菩提發心

常見

又

又

又

又

又

無斷云區三有也
何以故須菩提不用有則恐執
頑空而已也

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
去身用阿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
具足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為因也以相
是色無善論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
錯解尔色是相緣起相是法界緣起梁昭明
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
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為無斷無滅分
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
提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
功德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

詳詞緣覺 苦薩依六道并
十法界也

可厭也 亦異士之墻不可
下上 可厭也 亦異士之墻不可
鈔也

相滅時即名為斷何以故以生故有斷又怕
見是不實不實是相
 人不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是無生性所以
法身相分本住
 遠離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不說性
十法界
 而言相謂法界是性之緣起故也相是法界
緣起故不說性而言相
 緣起故不說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謂無斷無
言相
 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過強
異解
 生節目尔若金剛經可以刊削則一大藏教
 凡有著者各隨臆解都可刊削也如韓退之
十七上
 指論語中畫字為畫字謂舊本差錯以退之
 之見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

亦是識法者懼尔圭峯密禪師造圓覺疏鈔
 密於圓覺有證再度見性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
 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圭峯改證為具謂譯者
 之訛而不見梵本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
 便改正經也後來泐潭真淨和尚撰皆證論
 論內痛罵圭峯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
 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
 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
 錘更無一人發真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脫
 何以故一切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

故左右以京師藏經本為是遂以京本為據
若京師藏本從外州府納入如徑山兩藏經
皆是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
所寫為一有錯又卻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
我定以妙喜之言為至誠不必泥在古今一
錯上若執已見為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
罵一任刊版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歎而
已公既得得遣人以經來求印可雖不相識
以法為親故不覺切切但相觸怪見公至
誠所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乘造莫義

儒教
老教
道教
三教聖人也

當尋一各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參議教徹
頭徹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
生死事大已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
作家能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著死工夫斷
崖忽然打破泰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
資談柄道我博極羣書無不通達禪我也會
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師不
到處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
不必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答張舍人狀元

共國

名可之名非真名也
道可之道非真道也

左右決欲究竟此事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
物來即應如人學射父父中的矣不見這麼
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
壁可以入道如今人纔聞此說便差排向煩
然無知處硬自過捺要得心如牆壁去祖師
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者也巖頭云纔恁麼
便不恁麼是句亦刻非句亦刻遮箇便是好
息諸緣內心無喘底様子也縱未得碎地折
曝地破亦不被語言所轉矣見月休觀指歸
家嚴問程情識未破則心火熒熒地正當恁

麼時但只以所疑底話頭提撕如僧問趙州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覺

左來也左不是右來也右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

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略

又不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真無之無十

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

閃電光處會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

怕落空遮裏却是好處驀然老鼠入牛角便

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種得般

若種智之深曾於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真善

本分道体思議高量外是外
正字已外可是字外外外外

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
於現行處與著盛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
家父母相似當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
底心不馳散矣雲門云不可說時即有不說
時便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
也又自提起云且道不商量時是箇甚麼又
怕人不會又自云更是甚麼近年以來禪有
多塗或以一問一答末後多一句為禪者或
以古人入道因緣聚頭商推云遮裏是虛那
裏是實遮語玄那語妙或代或別為禪者或

以眼見耳聞和會在三界唯心爲法華議上
爲禪者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下鬼窟裏
閉眉合眼謂之威音王那畔父母未生時消
息亦謂之默而常照爲禪者如此等輩不來
妙悟以悟爲落在第二頭以悟爲誑說人以
悟爲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妙喜
常謂衲子輩說世間工巧技藝若無悟處尚
不得其妙况欲脫生死而只以口頭說靜便
要收殺大似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轉求
轉遠轉急轉遲此輩名爲可憐愍者教中謂

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雖是善因，返招惡果。寧以此身碎如微塵，終不以佛法當人情。決要敵生死，須是打破遮漆桶。始得切忌被邪師，頓塵持將冬瓜印子。印定便謂我千了百當。如此之輩，如稻麻竹葉，左右聰明，有識見，必不受遮解惡毒。然亦恐用心之切，要求速效，不覺不知遭佗染污。故信筆葛藤，如許被明眼人，覷見一場敗關。千萬相聽，只以趙州一箇無字，日用應緣處，提撕不要間斷。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

高則若說得天花亂墜不悟總是癡在外邊
走耳勉之不可忽才

答湯丞相

進之

友人萬四千歲

丞相既存心此段大事因緣缺減界中虛妄
不實或逆或順一一皆是發機時節但常令
方寸虛豁豁地用用合做底事隨分撥遣觸
境逢緣時時以話頭提撕莫亦速效研窮至
理以悟為則然第一不得存心等悟若存心
等悟則被所等之心障卻道眼轉急轉遲矣
但只提撕話頭驀然向提撕處起生死心絕則

速效之心也

是歸家穩坐之處，得到恁麼處了，自然透得。
古人種種方便，種種異解，自不生矣。教中所
謂絕心許後念，死起代心，稠林浣心，垢濁解心，執著
於執著處，使心動轉，當動轉時，亦無動轉底
道理。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日用應緣處，
或淨或穢，或喜或怒，或順或逆，如珠走盤，不
撥而自轉矣。得到遮箇時節，拈出呈似人，不
得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商陽忠國師有言說，
法有所得，是為野干鳴。此事如青天白日，一
見便見，真實自見，得底邪師走作不得前日。

僧問馬祖如何祖師西來
祖云近前祖辭耳便當而
一云辭上有虱子六月不訟

亦嘗面言此非此事無傳授纔說有奇特玄妙六
耳不同謀之說即是相欺便好拽住磨面便
唾書生做到宰相是世間法中最尊最貴者
若不向此事上了卻即是虛來南閻浮提打
一遭收因結果時帶得一身惡業去教中說
作癡福是第三生冤何謂第三生冤第一生
作癡福不見性第二生受癡福無慚愧不做
好事一向作業第三生受癡福盡不做好事
脫卻殼漏子時入地獄如箭射人身難得佛
法難逢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金磨已加正

두로고의다가 두고佛
치고고치, 두고바트리

學此道須有決定志若無決定志則如聽聲
卜者見人說東便隨人向東走說西便隨人
向西走若有決定志則把得住作得主宰懶
融所謂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
况世間虛幻不實之法更有甚麼心情與之
打交涉也願公堅此志以得入手為決定義
則縱使大地有情盡作魔王欲來惱亂無有
得其便處般若上無虛棄底工夫若存心在
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
亦不被業識所牽墮諸惡趣換卻殼漏子轉

頭來亦昧我底不得察之

答樊提刑 茂實

示諭能行佛事而不解禪語能與不解無別

無同但知能行者即是禪語會禪語而不能

行佛事如人在水底坐叫渴飯羅裏坐叫飢

何異當知禪語即佛事佛事即禪語能行能

解在人不在法若更向箇裏覓同覓別則是

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如卻行

而求前轉急轉是轉踈轉遠矣要得徑截心

地豁如但肯能與不能解與不解同與不同

別與不別能如是思量如是卜度者掃向他
方世界卻向不可掃處看是有是無是同是
別思量分別驀然心思意想絕當恁麼時自不著問人
矣

答聖泉珪和尚

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類與
衲子輩作佛事久久字自殊勝更望室中與之
子細不得容人情不得共伊落草直似之以
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尊宿為人體
裁也若是見伊遲疑不薦便與之下注脚非

無一分傳法過去無緣
茅一勾之宗傳其疑也

一箇半箇

解禪堂曾箇

如何只半人
為從道路曉
所以不專身

但瞎卻他眼亦乃失卻自家本分手段不得
人即是吾輩緣法只如此若得一箇半箇本
分底亦不負平昔志願也

答鼓山逮長老

岳長老師

專使來收書并信香等知開法出世唱道於
石門不忘所從來為岳長老拈香續揚歧宗
派既已承當箇事須卓卓地做教徹頭徹尾
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著子端居文室如擔
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腳蹉手跌則
和自家性命不可保况復與人抽釘拔楔救

濟佗人耶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
豈是兒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
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巖頭每云
向未荷已前一覷便眼卓朔地晏國師不跨
石門句睦州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汾陽無
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入門便轉身面壁而
坐為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從上宗
旨耳昔瀉山謂仰山曰建法幢立宗旨於一
方五種緣備始得成就五種緣謂外護緣檀
越緣衲子緣土地緣道緣聞霜臺趙公是汝

論法
明心書

請主致政司業鄭公送汝入院二公天下士
以此觀之汝於五種緣稍備每有衲子自閩
中來者無不稱歎法席之盛檀越歸向士大
夫外護住持無魔障衲子雲集可以趁色力
未衰時頻與衲子激揚箇事垂手之際須著
精彩不得恭鹵蓋近年以來有一種禪取之
輩到處學得一堆一擔相似禪往往宗師造次
放過遂至承虛接響遮相印授誤賺後人致
使正宗淡薄單傳直指之風幾掃地矣不可
不子細五祖師翁住白雲時嘗答靈源和尚

五祖山法照和尚

元悟禪師

王他人
外外

書云今夏諸莊順粒不收不以爲憂其可憂
 者一堂數百衲子一夏無一人透得箇衲子
 無佛性話恐佛法將滅耳汝看主法底宗師
 用心又何曾以產錢多少山門大小爲重輕
 未盡細務爲急切來汝既出頭承當當知
 識名字當一味以本分事接待方來所有事
 司財穀分付知因識果知事分司列肩令掌
 之時時提舉大綱安僧不必多目用齊整常
 教後手有餘自然不費力衲子到室守下
 要緊不得花泥帶水如雪峯空禪師項在雲

洞山良介禪師為雲岩乞心
日營齋僧祠和尚初見齊師
南泉為什麻與雲岩說
南洞山云我不重先師不為
我說破也

洞山與介禪師為雲岩

諱日營齋僧祠和尚初

茶南泉談跡為何雲岩

營各洞山日我不重先禪

德云

居雲門相聚老漢知渠不自欺是箇佛法中

人故一味以本分錘鎚似之後來自在別處

打發大法既明向所受過底錘鎚一時得受

用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去年送得一

冊語錄來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今送在

衆寮宗與衲子輩看老漢因撥筆書其後特

為發揚使本分衲子為將來說法之式若使

老漢初為渠說泥帶水說老婆禪眼開後定

罵我無疑所以古人云我不重先師道德只

重先師不為我說破若為我說破豈有今日

以

趙州

宗有

便是遮箇道理也。趙州云：若教老僧隨伊，根
 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老僧
 遮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
 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思之思之。
 大慈普覺禪師書

奉為

聖壽萬歲
 民運富強
 法界含靈
 趙注祿壽
 施三三應活

石只 金慶必 全竹仁 施洪白 毛胃
 訥介 成貴 乃仁 弘惠比丘 金世符 熙後立助
 金銀同 補禮 黃資世 法器比丘 應信
 倫勿伊 科善 尹春風 灵宝比丘 勝菴
 尹宗 務 鄭日空 天卜 智修
 蘇其 張希下 林必敬 水卜 德允



刻畫三真淨

趙州云：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老僧遮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思之思之。

嘉曆廿六年^{戊戌}二月日全羅道順天府曹溪山松廣寺備刊

大慧禪師說法四十餘年言句滿天下平時不許
參徒編錄而衲子私自傳寫遂成卷帙晚年因
衆力請乃許流通然在會有先後見聞有
詳略又 賢士大夫所得法語各自空藏無
緣盡觀今之所收殊為未盡俟更採集別
為後錄 文昌謹白 弟子閩人諒真
浹戴質揚楷超宗道人普覺超然道人淨覺各
施財刊版 乾道二年丙戌八月 勅賜徑山妙喜庵刊

宋名儒歿從大慧受其指示師隨器大小
滿其所求而况其徒乎中厄於師示寄之
時而再興於塔不焚之後然存者什之一
二我國普照國師嘗以擅經為師書狀為
交待者夢中每見三人會晤自是以來學
者崇信之至今今有志發者欲廣書狀之傳
以惠後學於是自費而有刻烏非深有慕
於大慧之風者其能若是乎後之有志禪
學者不問緇素因目而得其心則其心大
慧之心也六祖之心也普照故事當遍在

謹此東南宋宣

集氏子也天知故一日

戲說以鏡殺之謬

中先生帽價金而

古已請東山慧心

院出家宋諱宗

謚塔名善

道考大意

書

二 策林矣淡師之教化成熟何可勝盤

洪武二十年丁卯十月日推誠保節同

資化功臣壁上三節三重大臣頌藝文春

秋館事韓山府院君李 壽

同願

王謹

嘉靖十年辛卯之春有一道人請求曰大

慧說文雖有瞻本字細故老德對目前欲

觀其面未詳哉畫中則以謂視之而書于

濟州上將在家居士高根孫

狀
利
必
收

你禪和牆壁之意

心是什底 達底

且頃提起綿字

亦有此事之辨

寬利心林 大慧

芝蘭種名

前以棘為名

二者終非會



